繼世紀聞卷之五

簪陂

上居豹房惟錢寧在左右候有言則從錢寧本雲南臨安人太監錢能鎮守雲南收為家人年十五性大機警能愛之帶回京至是見　上賜姓朱氏累官都督掌錦衣衛事寧幼時有慫將盧和者善相謂其將來必大貴顯遂深結納後和坐死罪寧貽書當路欲脫其獄竟不果行然寧亦不深憾可謂難矣他如被方布政良永奏其縱家人賣鈔事亦

不報害及優恤胡副使世寧于獄中事皆非他權
惡之所爲也然終蹈誅夷之憯所謂人妖服妖其
能免乎

正德九年甲戌正月十六日夜乾清宮火　上親御
午門傳　旨侍衛官兵入救次日火煙尚熾宮中
累　朝所積皆爲煨燼下詔責咎深切時病

八月一日日食晝晦星見愚時官江藩午未間救護
少頃卽昏黑咫尺不辨人皆驚懼後詢之各處皆
同

正德十一年丙子方見天上有紅雲黑雲各一叢若相鬬者久之分爲兩城人馬洶洶若攻城入是其象也

正德十二年丁丑九月　上幸陽和城一十七日方
猶天雨氷雹軍士有死者及夜又有星墜之異明
日　駕赴大同城又明日達賊統衆圍陽和向無
二異　上意未遽回乃知天之仁愛深矣

上幸延安守臣具膳送行常規鎮守太監捧酒巡撫
下節是日　上來遲巡撫都御史鄭陽將節收在
袖恐失落也須臾　上至隨從兵衛擾攘將巡撫

擠下蓋是時皆戎服莫可辨　上御席無筋急呼
送筋來倉卒無處尋　上笑曰使我若做撫按官
決不如此怠慢是雖戲言亦可以仰見其弘人之
度矣

江西寧王宸濠性素貪殘僭侈以文行自飾交結士
流自弘治之世已有欺世盜名陰為不軌之漸矣
迨正德中厚賂錢寧臧賢等為內應益肆毒虐箝
制藩臬剝削軍民又時常設宴邀請兩司官入府
擇有時名及阿順者留至夜深方散或與聯榻或
與論事曲加禮待若左布政鄭岳提學副使李

夢陽皆有文名濠尤重之鄭初為按察使與李不
合李因鄭遷方伯帶去舊門子二人乃誣鄭多收
柴薪銀兩及其子侵尅庫銀虛情自拏其門子取
供又譖于濠云鄭布政輕侮王府等語由是濠掇
拾虛供奏行總制撫按勘問鄭與李俱下獄鄭備
受凌辱後奏差大理寺卿燕忠等來勘鄭為民李
冠帶閑住而濠之志益張矣時則有若參議王烝
白金僉事李淳王奎尤善阿附受其重賂為其出
力各官每留至夜分方回各司大門留之以待副
吏胡世寧不平乃疏濠不法數事及稱二司問刑

叅吏聽其指麾及半夜開門等語由是科道官劾稱王泰等惟知王府夘翼之勤不顧人臣私交之戒四人皆回籍聽勘濠賂錢寧差官校將胡拏問時胡已遷福建按察慮其陷害徑赴都察院跪門投到奏送鎮撫司勘問行江西撫按查勘遷延年餘方纔回報而胡竟謫戍遼東方胡就獄人謂之必死不意錢寧曲加矜念遣人饋以米炭不絕由是得以保其軀命雖天之默相忠直而寧一念好德之美不可誣也時寧府奏准復蓋琉璃瓦該用銀兩許于引錢內支給濠累逼二司會議引錢數少欲派之民間時巡撫俞都御史諫會同巡按徐御史讚謂地方兵荒之後難以科派往返再三復用計挾逼乃議作夫價五十五萬兩五年之內遞徵濠得此即差其府內官校下各府縣坐併遠近騷然而守巡官畏其勢亦有爲之督催者矣時予爲叅政與按察司胡副使錠獨不敢阿附濠每欲招致之予二人亦不敢應濠遂奏稱蒙　恩准蓋琉璃瓦緣工程浩大必得才能方面官督工方爲易完訪得叅政陳某副使胡某俱有才幹乞　勅該部轉行委任等因本行數日予與胡方知心甚

愠懊然亦無能爲也不意工部李尚書鐩覆本云
叅政等官俱有守巡地方之責難以遥定合咨巡
撫從宜徑委該道官督理時予分守湖西胡管清
軍正不係該道也使當時一爲其管工不免朝夕
相見非得罪于目前則不免巳卯之大變矣人之
禍福自有數存也如此

逆府宸濠於正德二年知政歸宦官陰賂劉瑾以希
寵幸使南昌儒學生徒頌巳孝行遞相呈達巡撫
巡按官奏聞降　勅褒奬刑部侍郎李士實字若
虛南昌人素有詩名及善書與李東陽交厚及致
仕避宸濠之害居別郡濠必欲招致來南昌因厚
遇之遂爲知巳陸完字全卿蘇州人初爲江西按
察使獨爲濠所器重嘗曰陸先生他日必爲公卿
士實完皆以心附濠寧府南昌護衛并屯田天順
間以事革罷濠賂瑾復得之人知不可畏瑾威不
敢言時天下藩臬畏瑾虐害求退不得濠因納賂
于瑾薦完與士實可當巡撫都御史之任瑾令吏
部舉完爲都御史巡撫宣府士實以侍郎改都御
史巡撫鄖陽完至京見瑾言動遲緩瑾怒以爲不
稱任改爲僉都御史巡撫完家巨富厚賂瑾復得

陞兵部侍郎瑾敗言官論劾完首開賄賂之門驟
遷風憲之職內閣庇之得全李士實亦得陞右都
御史都察院管事陸完官至兵部尚書士實以年
老致仕及瑾伏誅寧府護衛屯田俱革罷完爲兵
部尚書王酐酒于地曰全卿爲司馬護衛可復得
矣自是彼此歲時問遺不絕濠冤完欲乞復護衛
完答書曰須以　祖訓爲言伶人臧賢者有寵于
上左右近習內臣如張鋭張雄錦衣錢寧文臣
如梁儲靳貴陸完輩皆陰結之以求固寵臧賢之
壻司鉞犯罪充南昌衛軍濠令鉞教演江西伶人
秦宏等歌樂因鉞以通於賢每親書寄賢輒稱爲
良之賢契良之賢字也及是乞護衛葺載金銀寶
器藏於臧賢家分饋諸權要內閣大學士費宏素
知其故乃大言曰寧府以金銀巨萬打點護衛苟
聽其所爲吾江西無噍類矣錢寧臧賢再三懇免
陸完題覆稱寧王乞護衛以典章爲言事體重大
合會多官議中官盧明以本來內閣擬　旨票云
既王奏缺人使用護衛屯田都准與王管業言官
交章論護衛不可與竟不行濠以宏作梗恐其更
改乃託賢等譖于　上曰宏私鄉里取進士黃初

及第且曰乾清宮灾下詔皆宏視草歸咎　朝廷
時御史余珊劾宏私其弟費案選入翰林久不認
罪遂罷宏致仕濠既得護衛益驕橫聞　上巡各
邊境納都督馬昂已嫁妹馬氏于宮中心懷異謀
陰養盜賊以為爪牙賊首閔念四吳十三等恃王
墳廠為巢窟肆行劫掠與民爭田不得令賊屠其
家官司莫敢問劉六劉七稷中原之後兵部申明
律禁不許隱蔽賊情釀成大患巡撫江西都御史
孫燧捕賊甚急吳十三等已獲繫南昌府獄復為
賊劫出　奏責孫燧行屬責限緝捕濠恐賊獲
于已謀欲去孫燧以息事乃令南昌三學教官達
賓等率領生徒裝飾孝行捏文具呈撫按三司保
舉孝行逼挾孫燧并巡按御史王金等轉奏意欲
　朝廷嘉奬以固寵眷以釋嫌疑差人載金寶於
臧賢處分饋權要續以書論差人曰事在司禮監
可與蕭敬言之事成即與陸公言急去孫燧別用
一都御史來梁辰湯沐俱可王守仁亦可切不可
用吳廷舉時江彬寵遇日隆太監張忠與錢寧有
隙常附彬欲借以傾寧及是孫燧等奏至忠因譖
于　上曰朱寧與臧賢交通寧王謀為不軌　爺

爺不知乎奏內稱王孝譏　爺爺不孝也稱王早朝勤譏　爺爺不朝也時謝儀者南昌人避寧王害補校尉赴京投太監張銳送入東廠緝察奸事銳信任之因得往來內閣部院諸大臣家寧王之謀復護衛也銳實受賄後見寧王益驕橫方絕之御史熊蘭亦南昌人其父為寧王拘繫甚苦聞孫燧等奏保其孝行不勝忿恨播言王必反密謀于謝儀求張銳為內助諷言官論王不法事儀言于銳曰寧王必反將累公盍不早附張忠江彬禁治寧王為自全計銳深然之儀見內閣楊廷和等以此告之廷和亦欲復革寧府護衛以免後患今儀與熊蘭密以張銳意託御史蕭淮論之張銳張忠江彬等共言于　上曰寧王求勅褒獎不可從楊廷和遂票　旨曰　朝廷處待親藩自有常典鎮巡官如何輒來保奏時科道因蕭淮奏發及有旨不從鎮巡之請方交章論之廷和欲昭先故事遣官責諭及革寧府護衛恐其謀洩乃從中密處不令外庭知之兵部尚書王瓊剛愎自用一日在部晡時未散駙馬崔元令家人王秀趨部問曰適間錦衣衛校尉宣召駙馬明日趨闕不審何事

瓊曰不知乃過廷和宅入見問曰適聞宣召崔駙馬何事廷和應不知瓊笑曰先生欺我邪廷和曰宣德間趙府有異志命趙駙馬往諭事得息今遣崔公意亦如此且革其護衛幸勿洩瓊曰止此而已乎曰然明旦至左順門崔元入內見 勅旨曰蕭淮所言關係宗社大計朕念親親不忍加兵特差太監賴義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顏頤壽往諭還革護衛等語王瓊欲為異議乃言曰此大事宜宣諭文武群臣而後遣況非密而可密行乎廷和意不平乃留崔元等不行昱日宣文武百官傳諭遣官 旨意然後行時已卯年五月二十五日也廷和又欲召兵部議發兵事瓊曰此可議而不可洩者前因給事中孫懋易瓚之言議選精兵操江為江西盜賊設備疏入留中日久不出盡力求批出前議備兵之方無過此矣由是廷和與瓊益不相協初京師知崔元等差往江西不知止革護衛以為必檢濠適王府偵卒徐華等在京即飛報千濠至六月十三日到南昌見濠值濠生日宴鎮巡三司報曰駙馬等官兼程來矣後又聞宣兵部不知何事濠大驚因憶昔日檢荊王時差太監蕭敬

駙馬蔡震都御史戴珊會過南昌令此來爲擒我
也罷宴夜召李士實議所處士實曰事急矣明早
鎮巡三司官謝宴可就擒之因而舉事乃夜集劇
賊吳十三等各飾兵器明旦各官入謝左右帶甲
露刃數百人侍衛拜畢濠呼曰汝等知大義否孫
燧曰不知濠曰太后有密 旨令我赴京燧曰請
密 旨看按察副使許達曰天無二日此是大義
濠怒曰尚敢如此無禮乎命左右曳二人出斬之
仍盡拏三司諸官鎖杻繫獄令布政梁宸等用印
信咨文差人遍行天下布政司告諭親王三司舉
兵之意大槩誣稱祖宗不血食者十五年等語乃
分給銀米募兵修理戰具以夜繼日十七日濠留
中官萬銳等守城自以妃眷世子登舟北出鄱陽
湖令僉事潘鵬持檄諭降安慶諸郡命參政王綸
提督軍務爲兵部尚書李士實爲軍師舉人劉養
正副之督率護衛軍并閔念四吳十三等賊黨五
六萬人盡奪官民舟船萬餘艘蔽江而下九江府
開門迎納遂趨安慶守備都指揮楊銳指揮崔文
偕知府張文錦竭力禦之寧兵不徑下南京而守
安慶者十餘日不克又聞南昌被王都御史守仁

進兵攻破遂棄安慶復田援救初南贛缺都御史吏部會推蘇人文森堪任森因江西有難處之事力以病辭王守仁餘姚人曾奏劉瑾專權被撻幾死謫遠方驛丞歷任南京鴻臚卿陞僉都御史巡撫南贛守仁素知其地界連三省事權不一發兵攻討則賊遁入山谷罷兵招撫又肆出剽掠且兵糧無處乃上疏乞假以重權及聽臣募兵積糧便宜區處庶賊盜可息疏下兵部王瓊以爲然乃覆奏乞改守仁職任爲提督軍務　欽降令旗令牌八面副軍前得便宜斬殺所在賦稅官錢聽其自用守仁由是得以展布數月得精兵數萬餘襲破巢賊斬首無算民得安生復建議添設縣治爲久長計民立生祠祀之鎮守江西太監畢真見守仁累獲軍功欲與同事通於近侍奏下兵部議稱兵法最忌遥制若使南贛用兵而必謀於江西鎮守斷乎不可爲惟江西有警則聽南贛兵徑往策應

朝廷從之特　勅守仁得以策應江西益　廟堂之上亦素聞宸濠畜有異謀陰欲爲之備也至是福建軍士作亂乃　敕行由江路過吉安將至南昌濠差人迎之豐城

知縣顧佖密以寧賊反狀告之且勸勿徑下南昌
守仁即變服返舟值風順徑至吉安乃與知府伍
文定計議仍偏行諸路舉義兵徵調南贛袁臨兵
四萬餘人令知府徐璉邢珣戴德孺統領而伍文
定總之兵至南昌破城入寧府其守城內官并宮
人皆自焚縊而死　遂統衆入鄱陽湖襲濠遇於
湖中王盡散金寶犒軍死戰伍文定爲前鋒軍少
挫守仁命立斬退者二十餘人伍文定立舟上火
焚其艦燄不動守仁令小舟載柴燃火焚之乘風直
入寧軍大軍繼之濠敗先鼈其妃婁氏并世子皆
投水中濠爲知縣王冕軍所獲溺水死者萬餘人
李士實亦被獲爲南昌人亂捶而死守仁囚宸濠
於南昌奏捷侯　旨有曰人徒見兎雉之多獲而
不知王良爲之御蓋前此守仁報捷皆爲此語以
歸功內閣及本兵之意故此疏亦云然
時巡撫南直隸都御史李充嗣聞江西變即馳奏兵
部會官議於左順門尚書王瓊首曰寧王素行不
義今倉卒反不足慮宜急降　勅令王守仁自南
贛提兵湖廣巡撫秦金扼黃州李充嗣守安慶仍
檄江西義士能擒反者封拜侯爵王如金中之魚

安能爲乎更宜遣大將將兵三千直趨南京以奉
天討時將官在劉房者各逞所見獻策　上聞此
又欲親征以幸南京時張忠江彬擅權奏差都督
許泰往南京把截都督劉暉直抵江西未幾守仁
捷至時　車駕已駐良鄉太監張永隨行令追回
捷奏待至南京而行時有御史王佩劾奏王瓊緩
兵不舉通謀宸濠疏上不果行
上在南京命張永復至江西撫安地方查盤庫藏等
項許泰等因怪守仁不候伊等至先將宸濠等解
由浙江水路而去挾私指稱守仁先與濠通謀將
伊門徒用事者皆捕獲逼供張永獨知守仁有功
不肯依從由是賴保無虞逆濠衆犯解至南京江
口月久候　廻鑾至次年春　駕至通州乃令逆
濠等自盡楊灰江中不與埋葬又緝得臧賢錢寧
秦用盧明并蕭敬陸完等與濠往來書簡通捕獲
下獄　駕回將臧賢等綁縛前導獻俘議坐重典
籍沒家產後得末減陸完充福建軍蕭敬以老罰
銀二萬兩贖罪王守仁封新建伯南京兵部尚書
伍文定操江都御史徐璉等各陞職有差
正德以來天下親王三十郡王二百十五鎮國將軍

至中尉二千七百郡文職二萬四百餘員武職十
萬餘員衛所七百七十二旗軍八十九萬六千餘
廩膳生員三萬五千八百餘吏伍萬五千餘各項
俸粮約數十萬石
是年工部奏巾帽局缺內侍巾帽靴韈合用紵絲紗
羅皮張等料成化間二十餘萬弘治間三十餘萬
正德八九年至四十六萬及是年至七十二萬矣

紀錄彙編卷之九十六

繼世紀聞卷之六

箬陂

十五年庚辰　朝覲考察已畢時　聖駕尚在南京
未還吏部奏請至秋方得　旨照例黜罷來　朝
官至是方放回任
二月會試取中式舉人三百三十名禮部請　殿試
時楊閣老廷和議稱　臨軒策問必　天子親御
且因是或且有　迴鑾之機一向未舉延至冬未
回次年辛巳　今上即位方　御西角門賜策問

乃五月十五日也又次日放榜賜楊維總爲狀元餘如制內浙人史立模嘗得夢云汝已年進士衆以爲寅申巳亥非開科之年恐無分耳至是始驗云

江彬誘惑　聖聰巡遊邊境寵遇日盛位至都督掌錦衣衛事提督緝衛官校行事所過科索官民財物無筭人皆畏禍不敢咈隨　駕至南京禁天下宰猪遠遁閧然囲至通州延住月餘方入京時

上已不豫彬自知罪大欲將所統邊軍把守皇城諸門意出叵測人心洶洶時楊內閣廷和亟與張永及兵部議稱團營官軍正該皇城諸門守禦邊軍雜家日久不可久留即放出城不許停住實削其羽翼也楊內閣以彬手握重兵恐其驚覺乃與張永密議假與相好延至坤寧宮上崩即赦　皇太后傳　懿旨將彬擒拏并黨與男婦不走脫一人逆彬坐凌遲人皆稱快時　武宗晏　駕迎立今上未至逆彬手握重兵使當國者爲謀不審幾不密非但適以殺身而胎　宗社之禍亦不細矣顧乃從容周悉不勞餘力而致中外晏然雖其祖宗在天之靈而當國者之有功于　社稷亦

不可誣也

漢時張掖郡置金城屬國以處蠻夷降者又於匈奴昆邪王故地置酒泉郡隔絕匈奴與羌胡通路至宋俱爲西夏所據　國朝於張掖設甘州五衛於酒泉郡設肅州衛命將屯兵拒守肅州外爲嘉峪關關外蠻夷各因其種類建衛曰赤斤曰苫峪曰蒙古曰安定曰沙州曰曲先曰罕東左降給印信各命其酋長管束衆內附肅州外捍達賊又於之制而推其番酋之效順者封爲忠順王降金印肅州外千里許設哈密衛授官降印如赤斤諸衛令其世守哈密外通土魯番撒馬　罕天方國諸夷朝貢往來自古攸有河西修飾武備羈縻羌戎之法惟　本朝最爲精密守臣相繼撫馭諸夷一遵舊規不敢坐視啟釁所以百五十年來西陲晏然無事弘治初年哈密衛都指揮阿木郎與達賊死阿木郎彼有陝巴係元遺孽安定王子不知阿木郎所爲土魯番不忍殺攜歸其國由是哈密失守　朝廷下諸兵部焉尚書文升議請　令右侍

郎張海往經畧之海至彼上言遠夷不可加兵衆則厚撫敎則拒絶之而已　朝廷用其策至弘治十一年阿黑麻因不得通貢有將陝巴送回復立土魯番通貢如舊弘治十七年哈密屬夷阿孛剌等怨陝巴捨尅陰附黑麻子真帖木兒時年十三歲來攻哈密陝巴棄城走沙州真帖木兒亦退避剌木城曰我來恐達賊奪占哈密耳若有人來哈密我歸本土無他意也鎮巡官差官舍董傑等同哈密衛都督奄克孛剌宣亦虎仙至哈密撫諭夷衆仍令陝巴守國阿孛剌等執迷不聽欲真帖木兒守城奄克孛剌等將阿孛剌等五八人擒殺餘黨方纔畏服董傑等回報鎮巡官復差都指揮朱瑄統領官軍送陝巴到哈密復立時阿黑麻已死諸子仇殺離散真帖木兒不肯回願依奄克孛剌暫住哈密朱瑄恐陝巴懷疑生變携真帖木兒往甘州羈住正德七年放回陝巴死子速壇拜牙郎立貪酒好色不行正事喜哈郎欲誅害之　正德八年走入土魯番土速壇滿速兒領頭目火者他只丁占守哈密遣使遺書甘州鎮巡官曰哈密城金印在我與我銀一萬將城與他差去使臣速打發

出來不來我領軍馬往漢人地方去巡撫都御史趙鑑總制都御史鄧璋以土魯番書奏　聞且言逆虜所來不可允乞照先年差侍郎張海故事差官經畧時都御史彭澤陝西關州衛人也與大學士靳貴同年進士皆大學士楊廷和門生澤在四川征勦流賊事完回京無缺兵部尚書陸完乃與楊廷和議曰番夷挾求賞幣不可與差官經畧不可行彭澤素有才望請　命澤調延寧人馬外通番夷內逐達賊請　勅都督僉事刺寫亦虎仙等共守哈密又　勅赤斤等衛如遇番夷內侵併力捍禦　命下御史張麒上言鄧璋見在總制不宜復令彭澤總督且澤籍貫陝西不宜差本貫公幹給事中任江上言治病藥無二君奕碁局無二帥不宜益用二人總制皆不聽澤至甘州集延寧諸路兵萬餘借户部粮價銀買馬盜取爲賂侍郎馮清專供甘肅軍餉銀費以百萬計適土魯番火者他只丁寇赤斤苦峪諸處殺掠甚慘遣人來甘州遺書曰速送段來澤素鹵莽任情以爲番夷好利可以利啗乃故違　勅旨坐視殺掠按兵不救遣使直造虜庭納幣二千銀酒器一副贖取哈密

城印哈密都督奄克孛剌失拜烟答在肅州寫亦
虎仙滿剌何三在哈密彭澤遣通事火信馬訓等
納幣土魯番以寫亦虎仙火者馬黑木等皆土魯
番親族故遣同往諭之曰忠順王不得城印與了
小段子兒甚麽希罕我奏　朝廷蟒衣膝襴織金
段紗羅銀器珍珠都討發與爾　正德七年二月
初二日火信等出嘉峪關十六日到哈密三月初
八日候土魯番未至澤遽奏西事寧乞休致奉
旨彭澤待處置哈密事停當行取回京巡按陝西
御史燕澄真定人澤先爲真定知府相善澤陰託
澄奏言陝西一省璋澤二人總統戎務相掣肘乞
取彭澤回京委以重大之寄澤亦自奏西夷就降
事已寧息土魯番雖欲侵犯肅州決不可得時楊
廷和丁憂去任澤書屬靳貴陸完轉賂錦衣掌印
錢寧因燕澄之奏取澤回京逾都察院缺長薦澤
掌都察院印催就道方燕澄之奏也甘肅御史馮
時雍奏言土魯番之酋長尚爾驕悍哈密之城印
猶未報復遣使講好大開溝塹之慾要我以難從
之事後來之變故無形非愚臣之所能逆覩靳貴
令陸完寢其奏澤又奏言土魯番速壇蒲速兒王

畏威悔禍已將哈密印城池獻還乞將鎮巡等官
各加恩典時寫亦虎仙等尚在途未至土魯番之
地得見速壇蒲速兒計議不協陸完改吏部尸部
尚書王瓊代完瓊素以馮時雍所奏爲是乃覆請
乞留彭澤在甘肅候寫亦虎仙等回處置停當方
許回京靳貴等從中沮之竟不可奪澤之憾瓊始
此是年閏四月彭澤回京八月寫亦虎仙等方到
土魯番交割繒幣又許送段幣一千五百匹取回
金印退還哈密城土魯番差頭目虎都六寫亦火
者撒者兒同來送印取賞十二月方入嘉峪關

正德十一年四月土魯番進貢使臣四十二名哈
密進貢使臣六十名伴送土魯番使臣十名彭澤
原差傳諭夷情送賞撫取城印哈密使臣都指揮
火者馬黑木等十二名驗放入嘉峪關初彭澤之
納賄求回也都御史趙鑑斑彭澤靳貴俱同年進
士澤之賄皆出於鑑鑑因是亦得轉南京操江都
御史不候代輒離任陝西左布政使李昆亦貴澤
同年代鑑巡撫甘肅時肅州兵備副使陳九疇白
稱有才亦輕率寡謀聞印來以雜幣二百匹付來使
亦思馬因蒲刺采思遺速壇蒲速兒火者他只丁

令其送忠順王密復回國留虎都六寫亦火者撒者兒於甘州以制其變九疇言于昆曰彭總督當火者他只丁犯赤斤苦峪之時曲爲撫處厚加賞賜被其愚弄猶模稜幹事不能身任利害以主國是何復面目立於天地間昆不能違亦思馬因等回以質留二夷告速壇蒲速兒怒差火者他只丁牙木蘭復來占守哈密差例刺火者來問甘肅消息陳九疇監禁致死速壇蒲速兒又差斬巴思等於肅州遺番書云我幾差人去爲和好不從監禁責打如箭射石不得透九疇以斬巴思等爲奸細

捶死蒲速兒領兵到沙州牙木蘭來瓜州候斬巴思等不回遂直犯肅州總兵官史鏞欲自甘州領兵來防禦九疇以粮乏止之及肅州急九疇令遊擊將軍芮寧參將蔣存禮出兵禦之番兵鋒甚銳芮寧全軍敗沒蔣存禮幾不免攻破砦堡殺掠人民甚慘九疇惶懼恐哈密夷人居肅州城者謀爲內應倉卒之際驅逐出城夷衆擾亂都督失拜烟答者進貢自京九疇初亦遣出禦土魯番既而疑其爲變捶撻繫獄死又疑通事毛見等通土魯番皆於賊退後捶死斬巴思等皆以爲奸細捶死虎

都六寫亦火者撒者兒亦以爲奸細拘繫又以寫亦虎仙知土魯番入寇不行勸阻及先年許土魯番段一千五百勾惹邊患與失拜烟答皆謀背本國潛從他國以叛逆論報至京師彭澤大懼密謀于內閣大學士梁儲事未下兵部傳　旨差大臣提督軍務兵部會吏部諸衙門推舉　上請儲言于吏部工部還須彭濟物往蓋澤自知奸欺敗露欲自往彌縫奏討銀五十五萬兩充軍費先是芮寧之敗巡按甘肅御史王光鼎兵科都給事汪玄錫等劾奏李昆等負委撫綏之重在昧經國之遠圖養成回賊之患大損中國之威兵部請　勅切責昆等戴罪防禦事寧勘究至是奏差給事中黃臣往甘肅會同巡按御史趙春勘問黃臣未至趙春遽奏李昆有功無過乞除其戴罪令吏部推用兵部不從及黃臣至與趙春依憑李昆陳九疇原案回奏無一異詞兵部以彭澤李昆前後欺罔事跡疏　聞乞令法司按實議罪毛紀與大學士蔣冕力庇之票　旨令兵部會多官議密囑付譯者沮兵部奏吏部侍郎王鴻儒素與澤厚託禮部尚書毛澄尸部尚書石玠依阿內閣議稱大夫出使於

外尚有利於國家專之可也今事須再勘兵部王
瓊曰納幣虜庭失信夷人致遺後患於國家利乎
不利乎事已勘明更令勘何事衆多是兵部議而無
一人復爲曲庇者奏　上彭澤罷免爲民李昆陳
九疇等提赴刑部會多官於午門前覆審彭澤擅
差寫亦虎仙等往土魯番番講和送與段匹復又審
彭澤失信致啟邊釁并李昆坐視玩寇辱國喪師
皆無異詞楊廷和服闋在閣與蔣冕毛紀票　旨
調外任因是內閣與王瓊不協　正德辛巳四月
澤已罷免不罪李昆降級陳九疇爲民黃臣趙春
凝問奏又於科道劾官本內票　旨以瓊爲勾引
奸夷令法司查問法司以事關重大不敢從後乃
以寫亦虎仙問結後事入罪死于獄連及彭澤所
差取印夷使火者馬黑未及辨冤　旨見馬黑
麻皆坐與寫亦虎仙罪同死之未逾旬楊秉中
上言瓊害澤罷免乞罪瓊起澤乃僅取彭澤赴京
爲兵部尚書李昆陞都御史寺郎陳九
疇陞都御史就令巡撫甘肅土魯番因寫亦虎仙
等皆被殺復聚兵三萬餘嘉靖三年八月深入甘

州寇掠以殺降爲詞攻破堡砦屠戮人民其禍甚慘王瓊繫獄比黨頗多給事中史道因劾楊廷和彭澤參稱史道巧詆元臣奏下吏部尚書喬宇乞下法司治罪遂下道錦衣獄謫南陽府通判給事中于桂及御史曹嘉相繼劾廷和彭澤結黨亂政扶同奏啟南北科道官亦交章論劾澤沮塞言路由是謫曹嘉外知縣于桂亦陞淮安知府廷和屢疏乞休吏科都給事中楊一渶上言廷和孤忠時望所屬而史道開誣詆之源于桂則導其流曹嘉則楊其波奏乞暴白是非懇留以慰中外之望

朝廷降旨是其說慰安廷和令速起視事給事中閔閎平日與曹嘉史道議論相合欲攻擊內閣給事中毛玉御史劉廷簠遂劾史道曹嘉閔閎危疑忠良變亂國事由是史道再謫陝西金縣縣丞曹嘉四川茂州判官閔閎已陞僉事復降雲南蒙自縣丞給事中孟奇御史吳鎧等十九人相繼論救不得遊擊將軍靳英以贓敗御史郭浦劾兵部用人徇私給事中曹憚論澤門如市道之交家有受金之弟澤遂致仕而去

紀錄彙編卷之九十七

名卿績紀敘

王世貞

[illegible]皮簪筆雍容理朝華賁化象職也乃使之握符制閫[illegible]宗社寄騎則調弓而先帷則執檄而草難矣哉愚也竊嘗聞於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蓋兼之矣　高皇帝混一寓宇雖間錄一二儒者劉誠意輩侍左右規調兵食至攻討之任專寄弁帥其勢甚重幾不反仁宣來漸以都御史或侍郎分守職撫安民伍督察奸弊軍興得與弁帥參總督權更大生殺爵

黜人軍不常置事妥即已成化間採陶魯議於兩廣設總府專治後虜大入殺掠吏民詔陝西三邊設總府後又於宣大偏保設總府迄今天下稱三大總府云

逸史氏曰悲夫邇者匈奴跳梁犯西北鄙無寧歲也西北之氓壯老委首領匈奴不敢以分朝夕也　主上勞思焦慮赫焉假文帥禦之然欲烈烈如吉甫蓋尠也樊子束手待虜飽不敢擊既出塞取被掠跳者僇馘徼功賞幸不誅免之旋以他事用翟鵬奏徹兵逮下獄死甚若或不勝慄銳喜進之念欲建無前之大舉未覩要害指授兵未出而刃鍖領矣悲夫豈勢時之不易將搜剔之尚遺或中制之多豫抑材具之有限遠謝周憲近恧先猷已矣已矣馮唐撫髀之對誰則嗣哉愚也僭取劉誠意而下諸君子志之老而人也誠與才合謀以忠運斯爲駿猷不愧國器尚矣然而且寡矣馬或奔踶而千里非不知奔踶之爲累而千里之爲重故也乃復採李善長而下志之熾惡難借功行睽途觀者得其巨乎瑣可略也名曰名卿紀績上下通二篇

名卿績紀目錄

卷一

劉基　章溢
于謙　羅通
王竑

卷二

韓雍　項忠
俞子俊　馬文升
王守仁　胡世寧
李承勛

卷三
李善長　姚廣孝
楊榮　王驥
侯璡　楊善
徐有貞　王越　附陳越
卷四
楊一清　王瓊
陸完　彭澤
馬昊　陶魯
王憲　唐龍
劉天和　伍文定　附劉源清
陳九疇　胡繼
曹謙

名卿績紀一

王世貞

劉基字伯温處州青田人十四從師受春秋請假旬日即暗誦大義了了屬文氣昌而奇稍長于書鮮所不讀天文地理兵書數學尤極精究舉元進士拜高安丞以廉節著頗抑豪貴武斷者右小民諸豪貴不便之應行省辟與幕僚議不合投劾去久之召拜江浙儒學副提舉充考試官尋上言御史失職數事下臺臣覆格不下因復罷歸乃與魯道原宇文等日縱酒呼博爲樂一日游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光映湖水

中道原諸從游者皆以爲慶雲賦詩基益持滿引不
顧曰此王氣應在金陵十年後王者起輔不我乎非
夫也衆大駭咋舌則稍稍避去基醉迺歸時沈湛無
識者獨西蜀趙元澤一見異之顧謂曰公武侯儔也
天下將有事幸自愛毋令落小盜手而會方國珍起
海上掠郡邑麾下至數萬人詔復基浙東元帥都事
討之至則與元帥城慶元繕甲勒兵稍前迫國珍國
珍逆勢不抗乃浮海以重賂賂元用事者下有司招
撫國珍授以官基曰賊弱易與今不除乃厚撫之益
長賊計且無所懲不可用事者已先入國珍賂大怒
基謂失天子憫念元元至意當斬羈管紹興路大憤
激慟哭嘔血數升欲自殺家人葉性等力阻之得不
死賊尋益蔓起不可制行省檄基以都事募兵勦捕
山澤咨平進樞密經歷行省郎中經畧使參谷鳳上
基前後功于朝猶以國珍故不錄左授總管府判基
即日棄官隱嘉興田山中閭黨避亂者多依之著郁離
子倣戰國人語自見云　高皇帝既已都金陵遣兵
徇下金華諸郡走使聘基基慨然散其衆謂所親曰
吾嚮游西湖指且云云者此公也束身與使偕抵金
陵上時務十八策大見器重朝夕侍帷幄陳友諒舉

國入寇勢張甚或謀以城降或以鍾山有王氣奔據之基獨張目不言　上召入內請屏左右屏左右基始曰先斬主降及奔鍾山者吾廼言　上曰善勒大將徐達安出曰賊氣驕可伏兵取之　上曰善勒大將徐達等乘東風發伏兵大破逐北斬溺及降者數萬尋以敵貨賞基基不受　上故遥奉小明王其誕中書省虛御座請　上行慶祝基大怒罵曰彼牧豎奉之何爲不拜忝見　上陳天命所在　上大感悟因遂定進取計都督馮勝攻兵某城　上命基書方畧授之使夜半出兵至某所見某方青雲起宜設伏頃有黑雲起者賊伏也勿動日中黑雲漸薄回與青雲接者賊歸也即銜枚逆擊之可盡擒也衆莫信夜半見雲起如所指授從擊取其城　上益神基言洪都守將胡廷瑞遣其子通款請有所禁止　上難之基從後躡胡床　上悟即如約廷瑞降先是基母屬兵事未敢言至是請還葬括蒼道衢州定金華苗軍亂　上時時手書馳問計基條答懸合不爽葬畢召入朝至建德帥李文忠也留之張士誠以師來伐文忠奮欲戰基固止曰不出三日賊忝矣三日基登城望顧其下曰賊忝急追勿失衆見其壁旗鼓嚴如故疑

四百个鈔

未發諜往視果空壁追至桐廬取其帥　上見基復來大喜賜坐　上方有事吳楚謀所先皆以吳地饒易取楚强少後基曰先吳易耶　上誠守土虜耳楚據上流竊名號廼心無日忘我宜先　上曰善微先生言吾不後悔漢會友諒復攻洪都　上往救之以舟師大戰彭蠡湖未決口以金木日決勝已陳氏果滅方戰時基侍側急手挽衣推　上過別舟大呼曰難星過矣頃之所乘舟遂屏人語無知者月中有黑子基奏東南當矢大將俄胡深敗沒報至　上曰吾夢刑人首屬於土吾惡之以應故耳基曰衆首有血傅土得土得衆象也三日報且至　上為留待三日海寧降　上喜悉付基令縱之衆叩首謝曰公生我公生我而丞相李善長嘗得罪　上憲使相計無踰先生基叩頭曰國家欲易柱必得無求巨木哉臣才不任卽所見無過李者　陛下柰何易之　上乃止洪武元年　上南郊卽皇帝位基奏立軍

版三百九十四

衛法進拜御史中丞時下大司農定處州七邑稅粮比宋制畝加五合具　上特爲青田作五合科曰使青田人世世念伯温也而車駕幸鳳陽基及丞相善長同居守中書省部事李彬侮法當死基奏按之善長爲彬解不聽奏　上詔可基即日斬之善長大恚恨以他事訴于　上基乃求放歸田里陛辭謂　上曰鳳陽帝鄉非置都地虜無所復慮獨王保保未易下也後定西失利王保保走沙漠卒爲邊郡患焉　上以是罷不都鳳陽而手詔敘勳伐召基同盟勳冊賚賞甚厚追封及三代丞相善長罷次當楊憲憲素善基基力言不可　上怪卿不愛憲憲者基對曰臣愛憲故欲全之耳憲有相才無相器必敗　上曰汪廣洋何如曰褊淺殆甚憲耳曰胡惟庸何如曰此小犢將僨轅破犁上曰吾固欲相先生基曰臣鄉已言之臣疾惡太甚且不耐繁劇爲之恐孤大恩後憲敗　上卒相廣洋廣洋敗繼相惟庸基處然曰不蒼生福哉吾言驗者也三年拜弘文館學士進封誠意伯尋賜老基雖年老山中有信使往來不絕所問必悉心對畫括間有隙地曰淡洋復抵福建界曰三魁元未爲敗鬻鹽盜淵藪累年基奏設巡司守之及設司盜

黠桀抗不服入海基遣其子璉入奏丞相惟庸猶以舊怨奏基欲得淡洋地不遂爲此計　上雖不以罪基亦頗爲動于是基入朝見　上不敢歸久之寢疾丞相惟庸挾醫來視疾飲其藥覺胷中積如卷石白于　上　上弗省也疾遂篤三月　上爲文勅基馳驛歸歸一月卒年六十五遺命焚屍楊灰無得葬所習天官書進于朝子二人璉爲江西參政卒官今皇帝興滅繼絕謂基功最大贈太師謚文忠錄其後爲誠意伯

逸史氏曰吾幼時聞諸長老劉誠意事奇怪甚不錄錄其大都於蘇平仲狀取節焉既成讀而歎曰天其巧合世哉夫古稱豪傑勇智士不相用則角也夫角曷以全誠意三仕元獻策不用罷迺歸我太祖是元遺　太祖以誠意不使角而使爲用也嗚呼巧哉或謂誠意類留侯其籌策縱橫無愧焉至出處大節遠矣

章溢字三益龍泉人元季蘄盜大寇龍泉得溢從子將殺之溢出謂賊兒幼不足殺願殺我賊方懸募購溢大喜爲釋從子延溢坐問計溢慢罵曰計安出爲賊不已且死爾賊怒縛溢柱刃礪脅欲以威降溢溢

愈奮不屈賊竟弗忍害溢夜乘間脫歸募里中少年
擊賊大破走之又從別將石秫宜孫討　峒賊俱有
功行省以便宜遷溢僉都元帥不受溢揆盜衆未易
平又鮮奇可事者散丘匿廬山轉入閩　高皇帝
定金陵制詔東帛聘溢既見問曰我爲天下屈先生
先生何以教寡人溢對曰傳云不嗜殺人者一之臣
不侯它亡所復知　上悅拜僉營田司事行課兩淮
墾田及租稅政僉按察司司浙東處帥深伐溫詔溢
還守處供軍餉亡賨民忘其帥溫下溢移鎮湖廣請
分兵駐荆襄列斥堠置屯田因蠶食蔡鄧未許會處
帥伐閩敗殺浙諸郡大震詔溢以按察副使鎮處溢
辭副使馳詣郡則奸民十賴肆劫掠聚山谷不下溢
爲榜招諭之爭就撫溢爲誅其帥而籍餘衆爲兵責
田叛與范參政合寇慶元龍泉時處兵悉發戍浦城
溢所籍僅足城守乃召募鄉所從里中兵據要害列
木柵相救賊懼遁去浦城戍告粮乏詔處轉饋溢以
道險乏牛車而軍中掠食甚富請括入官而均給之
食果足温之名陽叛據險徼遮往來商旅又時輕兵
剽隣邑溢遣子存道破斬之造海舟籍漁户精銳者
得舟師千人使千户任堆淵朱仲欽將戍青田賊至

仲欽兵搏未決而堆淵走遂敗溢誅堆淵再遣指揮
何世明擊賊平之入朝　上勞苦溢因屏人議伐閩
溢對曰聞御史大夫湯和自海平章政事胡廷瑞自
江西夾舉閩固易然閩人服李文忠甚今鎮浦城固
建寧取道也　上曰善詔文忠別出兵繇建寧閩果
下先是溫別將黃宗雲成景達來附予官仍故將軍
守土溫失利輒叛去後降溢請斬宗等以狥召拜御
史中丞尋兼太子贊善大夫而存道率鄉兵萬五千
從入閩閩平詔移從海道北伐溢持不可曰鄉兵農
耳始許以閩事平歸農而復調之非信也　上色變
溢繼曰處固有嘗叛就撫者其人趫勇好農可籍而
代也　上乃大喜曰孰謂儒迂而有先生先生其爲
朕一行溢既歸母卒　上遣遺祭仍趣籍兵使存道將
見　上溢竟以勞毀得疾死存道自累功至指揮
逸史氏曰　高皇帝定金陵即使使以禮聘劉基宋
濂葉琛及溢溢以績貴基以謀用濂以文顯琛以
節著嗚呼漢屈群策於斯爲盛哉
于謙字廷益錢唐人其先世仕元爲浙江宣慰使請
老錢唐遂世爲錢唐人謙幼穎敏有大志弱冠舉進
士授監察御史督錦衣官校捕察鹽礬不問戚畹貴

常侍家一置理無少貸者謙長身貌白晳如冠玉每奏對聲朗朗徹衍陛間　宣皇帝固目屬之從　上下武定繁漢庶人命謙廷數其罪益稱旨河南山西地相絡民饑多盜議得大臣鎮撫之　上曰是故數漢庶人罪者御史大佳擢謙兵部右侍郎謙顧起微躐大位懼無以報　上德意抵鎮晝夜經畫課耕緩斂貧暇完繕城堡練車騎預蓄草爲堰河得亡決行按大同據將士私匿屯地還官蒲九載轉左侍郎地故有帕香及蘑菇先任者至京率以是饋饋爲常謙入議事袖手徃無所望之仍賦詩自見云前後在鎮

十八年當轉者數矣德御史故貌類謙以事忤中貴人振振時柄司禮記之會謙薦慫政孫原次王來自代振下詔以謙核求代左遷大理少卿會謙持父喪歸於是吏民數千人諸闕上書請留振亦悟悔復撫故地尋入爲兵部右侍郎北虜也先寇邊郡殺掠萬餘人王振說　睿皇帝親征謙與尚書廖堅請遣將行不報已已八月望我師駐狼山土木虜奄至師大潰　睿皇帝陷於虜敗報至京師大震　帝弟郕王以　皇太后命監國御東角門問計群臣叩首論王振喪師辱國狀當藉王未許衆怒亂捶死錦衣指揮

馬順及內二侍王大懼欲退謙直上攬王曰止止振
罪首不籍無以泄衆憤且群臣心爲社稷耳無他王
曰可於是遣都御史陳鎰藉振家慰勞群臣且散謙
後徐徐行衣盡裂吏部尚書王直執謙手嘆曰吾鄉
者固易公卽百王直今日柰何郕王旣卽位遂進謙
尚書太監喜寧故胡種土木敗降也先因用爲鄉導
挾　睿皇帝趨紫荊將遂躪我三輔京師戒嚴侍講
徐珵倡議占象宜南遷于謙大慟哭廷抗言曰京師
天下本卽亡論　上　上不幸沒虜宗廟二陵百官
萬姓帑藏倉儲亡恙中國安全盛柰何棄之且宋南
渡可監也珵妄言當斬　上廼從守議拜謙總督內
外諸軍珵始恨不敢言通州粮數百萬石城小易破
衆請焚之無爲虜有謙下令募軍民得自運人以多
寡受粮歸一二日而畢奏委親信戚畹重臣環衛宮
闕守九門簡給事中王竑姚夔監軍而身率大兵營
城外及闔門泣誓將士皆感奮頃之虜至萬騎前突
我堅壁不爲動虜不得志稍引避去相持九六七
日虜疲且退謙與武清伯石亨謀諜知　睿皇帝移他
所舉砲擊之虜死萬計而宣大勁騎援者分道入虜
夜遁遣兵尾出塞不敢擊論功加少保固辭不許客

有誦謙功者謙謝曰四郊多壘卿大夫恥之今但不城下盟何功明年　睿皇帝還京上尊號　太上皇居南城侍御服饍儉甚　太上以是不能無望焉虜雖退然時時犯我西北邊貴州苗大起二廣四川復用兵警報旁午謙目視指屈口爲奏二吏從旁錄錄常不及經畧悉懸合機宜所嚮有功　上亦雅信謙待殊禮賞賚不貲謙卧病宿朝房　上使二大璫更往視謙服御簡朴歎息因以聞詔計資令尚方製賜至菜醢畢備謙病痰火醫令言非得竹瀝不可　上爲幸萬歲山伐竹取瀝賜之于謙爲兵部八年又兼總營務廼上言兵冗不精練遇敵輒退走避是以有土木之役且兵額四十餘萬非盡可用者徒費大家米於是即五軍三千神機營得馬步驍悍者十五萬爲團營十二身與總兵石亨日教練之厚廩餼使備征行謙威令嚴密裁抑僥倖雖同事無得輒與以故亨與小人多不便之　景皇帝寢疾謙率文武大臣請視朝既不可起則請早復元良正天下望意蓋在憲宗也石亨張軏徐有貞謀以麾下夜寇南城迎太上皇復辟遂下謙及王文等於獄誣以迎立襄王罪死文見收憤怒目如炬辨不已謙笑曰辨生耶

彼不論事無有直死我耳獄具　上猶豫未忍有貞
卽理直上前言曰今日不殺謙事無名　上迺決謙
文悉斬東市家屬戍邊徹謙死藉其藏無餘貲產蕭
然僅史藉耳而正室鐲鑰甚固中頗多蟒衣珍寶劍
器皆　上賜也　睿皇帝崩　憲宗立雪謙寃復爵
赦其家戍者子毘爲府軍千戶至　孝宗朝毘已易
文階遷應天尹上言先臣謙幸蒙先帝昭雪未有贈
謚敢昧死請詔謚肅愍贈太傅立廟其地子孫世爲
千戶勿絕

逸史氏曰北地李生作于謙廟碑其畧曰虜時擁英宗諭下大同之人登城謝曰賴天地社稷之靈已有君矣卽他處無不然者嗚呼斯言也功以之成禍以之生歟謙死後田畯行伍無弗哭者且曰鷺鷥水上走何處尋魚噉而大梁人爲立祠祠之當時同與難者王文然未有稱也謙死極慘又一時首功今無後天所以報之何薄哉

羅通字學古吉水人年二十四舉永樂壬辰進士授監察御史通與諸御史上疏忤旨未發亡何交阯平地絕遠多瘴癘而夷猺新附要不樂明約束中朝士憚往　上於是詔御史三十三級知交阯諸州通得清

化亡何黎利叛來攻通累擊却之而成山侯王通檀與利媾棄交阯拔吏士歸檄至通怒髮上指謂都指揮等曰王通不奉　上命喪地辱國此城羅生死所耳都指揮曰如教於是獨不予黎利清化利大發兵八萬人晝夜來攻圍通死戰大敗之踰年而詔使至如成山侯語仍全吏士歸　帝怒收成山侯下獄論死贖爲庶人餘非罷卽謫而獨引見通改戶部員外郎久之坐法免徙南邊赦歸　睿皇帝北陷虜虜日近詔群臣舉將畧有以通應者拜職方郎中尋擢右副都御史守居庸歲十月也先脫脫不花王阿剌

院三萬騎逼居庸甚急通飭將士冒矢石固守不下而宣府叅將楊俊者以精騎入衛京師道關夜遣裨將告通通仗劒厲聲曰若欲保京師耶保京師保居庸足矣下令有一人一馬南度者斬以狥乃止會天大寒令老弱汲水灌城爲氷堅滑不可破七月虜退趨紫荊通選兵追速敗之逐出長安嶺中外始定捷聞加太子少保右都御史賜璽書慰奬焉通數上書論兵事與于謙不合乞病歸卒咸曰通在清化得異人授以遁甲諸書晝之精重謫南荒復延秘跡虜寇居庸望烟雲草木若數萬人狀者吁奇矣哉

王竑字公度河州人也長身俶儻有智力舉進士爲給事中豎人振誘　睿皇帝北征陷虜振故橫積貲產萬萬二孽弟緜振官指揮使群臣憤伏闕請監國郕王誅籍之未許錦衣指揮馬順者振黨也諭麾衆且退竑直前捽順批頰詈曰順奸臣爲振傾官何不舉手衆爭拳蹴順血肉零亂死郕王乃從詔籍振家誅其弟竑是以顯而亦多忌者虜大入寇圍京師詔竑別將當虜擐甲令於軍軍嚴不嘗虜望見矰進僉都御史總漕鎮淮淮大饑竑輒開倉賑而以狀聞迺自劾　上曰賢哉都御史活我百姓勿劾而　睿皇帝自南城復位有以竑名上　帝曰此不請我弟籍振者耶削秩流江夏　睿皇帝崩群臣爭言故都御史竑賢不宜棄召拜兵部尚書時兩廣蠻大起竑薦前侍郎韓雍有文武才宜帥討滅蠻而雍新得罪衆難之竑曰　天子方棄瑕取卽瑜疑雍罪不當乃竑不以罪廢耶議始定竑剛勇練於邊政而狥法多忤乞歸二十載乃卒

紀錄彙編卷之九十八

名卿績紀二

王世貞

韓雍字永熙吳人幼頴敏讀書過目即成誦弱冠舉進士選授監察御史尋奉命錄囚磧山教諭丘純責膳夫丘磨兒磨兒父教令逃去因訴他御史純筆死吾子他御史拷掠純强自誣服然無所得屍黃河傍一浮體支解者父廼哭吾兒也于是純坐極刑雍疑之蹤跡得磨兒純始白父之出巡按江西衆猶謂雍年少未經事難之雍抵鎮振刷精彩經措宏久後先

皆弗如也盧陵饑盜大起雍從巡撫侍郎楊寧謀設伏捕首虜二百餘餘孽次誅無噍類楊寧見雍輒自失曰御史即少而老於吏是聰明百寧何可當而大學士陳循者盧陵人也熟知雍才可大用言於上擢僉都御史代寧巡撫焉雍時未三十黜屬吏奸貪跡滯獄均徭役平市價恩威大著英宗皇帝狩土木虜猖獗西南夷繼叛諸省無不被兵江西獨恃雍少安

英宗復辟下陳循獄戍之雍坐是調山西副使尋罷歸一載召拜大理右少卿復右僉都御史協理都察院事長院者寇深剛復少許可廼獨心敬雍雍亦時時有所喻益石亨誅錦衣指揮劉敬坐直所邀亨午具律朋黨死雍抗言朋黨者阿比共亂朝政今以寇掠內地制詔雍巡撫大同宣府陛辭賜宴及鈔雍至則虜已遁修戰守練卒固城堡爲一時北方之重

一飯當之恐過重亨盛時大臣中固有朝夕趨其門爲宴會累時今不坐獨以坐敬何也敬卒不死虜復還晉兵部侍郎　英宗皇帝崩內閣學士陳文恚雍因事間於大學士李賢左遷浙江參政雍爲參政日頗不理省務日選勝從賓客曲宴西湖賦詩自娛且

夷將軍發湖湘閩廣土漢兵討之兵部尚書王竑言于朝曰韓雍才氣無雙盜事非雍莫可爲者雍舊有過請置勿計於是使使就浙江拜韓雍左僉都御史贊理諸軍務雍卽日拜命會衆議進取或請分軍蹙賊入廣西可破雍奮曰不然古仗我鉞臨戎制外謂利國家得專之也夫兵有合爲正分爲奇者二廣地鮮完大藤峽爲賊藪本也諸軍不先薄其本迺分兵以趨末分兵勢弱趨末難盡我全師至彼南可以攻大藤援高廉雷東可以應南部西可以取柳慶北可以斷陽峒諸路勢若常山蛇首尾互應彼分而拒我聚而攻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茲行也必勝我奪之矣遂行會趙輔知雍才軍事一聽雍于是督大兵分道進擊賊剗修仁荔浦抵大藤峽道有儒生里老數十百人跪持香曰我輩苦賊久矣莫敢自拔今幸遇天兵得生爲良民荷甚願先三軍鋒雍大怒顧左右叱曰此皆賊耳縛斬之左右初亦疑何乃殺良民哉既縛而袂中利刃出迺知間也悉斷頸斷手足剖腸胃分掛箐棘中累累相屬賊大驚沮曰韓公天威也悉力拒不支遂破之前後斬獲四萬一千七十六有奇捷上　天子大嘉賞雍功制詔卽軍中拜雍左副

都御史賜文綵幣六官一子錦衣鎮撫雍請以讓其弟詔可雍復獻策二廣賊勢寔相聯屬不兼委且勢輕互避不便於是命雍總督軍務撫鎮而下咸聽焉雍既得以便宜行益修飭陣伍擇別將分補窮黨與功最鉅晉都察院右都御史雍威嚴擬王公三司長吏見長跪白事促縮如小吏軍門設銅鼓數十儀節詳密賓佐皆極一時之選然不好事邊輻以故御史言事者得中之致仕同時有項忠亦以武功顯

項忠者先雍舉進士爲尚書刑部郎從　英宗北狩陷虜自拔歸部丞間道七晝夜抵宣府足陷蒺藜百數不覺也歸復爲郎進廣東按察副使陝西按察使超拜右副都御史撫陝西固原土達蒲四逼都指揮劉清因挾其衆叛據石城迎擊殺官軍旬日間衆且二萬矣詔忠以都御史率師討之忠至自師往逼賊賊從高下我師不支伏羌伯毛忠戰死忠即陣斬一退縮千户陣稍定賊屈會星孛台斗中外洶洶忠堅不爲動曰賊無援又食匱堅守可破也兵部議師益忠力止之於是絕堅壁不復戰而持賊且百日時單騎巡賊壘諭禍福於是相顧繼而降者蒲四從精兵來劫營大小三百戰卻之得賊愛將楊虎貍誘降使

內應厥貍脫卒說蒲四出戰因擒蒲四急擊下石城
斬首八千級俘二千餘人計石城天險盜有卒不下
迺留軍戍之歸論功晉右都御史荆襄賊李胡子者
劉千斤餘黨倡流民爲亂忠復往招諭縱兵捕不服
者發還鄉百四十萬編戍萬餘斬首二千人召還累
進兵部尚書尋以忤大璫汪直落職去韓雍罷二廣
五載卒忠至弘治初猶無恙給事御史交薦不起八
十餘迺卒俱謚襄毅

逸史氏曰雍稚少時多奇鬼神跡至今鄉里能誦道
之近怪故弗悉二廣士大夫先生每屈指雍曰此
百世功也大藤峽天險賊蟠據無敢窺獨雍及王
守仁兩至之信然哉

余子俊字士英青神人舉進士歷户曹郎有才擢知
西安府府隸省藩封督帥三司萃焉又孔道號繁劇
宅守往未浦乞代至子俊始饒不爲城水鹹民食多
病乃開新渠道河水今號余公渠復轉瀉斥鹵得腴
田千頃擢陝西左布政使請蒲四及大發兵討之供餉
百億特以不職遷右副都御史撫延綏至則日夕晝
延綏久策上言三邊爲延慶寧夏爲甘肅延慶故
内地也 高帝時遣將斥虜黄河外盡延慶無馬跡

正統初稍　殺掠吏士厄於東西邊險不得逞乃悉
衆躪延慶間地幾失後又獲間道知河套饒水草蓄
牧入屯聚不散我延寧列戍置守反在外臣以爲諸
邊界空處築城以次立砦石堡地多高山斗崖因形
勢下厚者剷削稍衍者累築濬塹延引相接制曰可
於是東起清水營紫城砦西距寧夏花馬池延袤二
千里每二三里起對角敵臺墩不絕空處墻築如
月狀以偵敵避射凡堡十有二砦八百一十九墩
大者十五小者七十八虜絕不復敢犯乃休士教耕
種圃藝歲得粟十餘萬石擇壯士課射書騎延綏隱
然號西北重鎮焉移鎮陝召入爲户部尚書加太子
少保虜復大舉入宣大詔子俊兼兵部尚書左都御
史發兵逐出之不能大有所殺傷也乃別上利害請
築墻如延綏事業行矣會已而頎長身英偉可畏既舉
事加太子太保卒代子俊爲尚書者馬文升
馬文升字負圖鈞人也生而頎長身英偉可畏既舉
進士爲監察御史按晉楚有聲擢福建按察使再擢
大理寺卿未赴母喪歸固原土夷蒲四者亡命據石
城亂大兵數討之俱敗詔奪喪拜文升右副都御史
會都御史項忠悉發京邊兵攻圍石城兩月乃拔之

獲蒲四及男婦二千六百人斬首虜七千六百級捷聞進左副都御史留撫陝西漢中賊李鬍子潼關火蝎兒蒲城王彪各因亂鵲起剽焚邑肆殺吏民勢張甚文升前後悉授筭裨將某某平之虜嘗入臨鞏文升自帥兵追至黑水口擒平章鐵烈孫斬首數十因陳禦邊三策及時政命節制三邊諸軍虜復大入韋州固原好水川文升檄諸路兵按伏虜至伏發大破之斬獲驍騎二百築京觀名嶺曰得勝坡勒石紀績還爲兵部右侍郎出備遼東虜圖五花八陣營上之遷左侍郎食二品祿建州女直叛撫臣陳鉞者掩進貢夷殺之以功上夷懼恚益與女直合而太監汪直年少喜亂邀文升與偕行勘文升不應馳傳先往諭黑鎖忒諸部比直至已解散無所獲恨之構文升下獄論戍後召還爲左副都御史遷右都御史督造運舟遷南京兵部尚書入爲左都御史復兵部尚書先是　文皇帝開西域諸番貢哈密封元主後脫脫爲忠順王予金印令喉令諸番譯往來語而脫脫傳至子孛羅帖木兒死無後王母理國事漸弱而與土魯番怨其王鎖擅阿力來襲執王母及金印去族部俱逃散詔高陽伯以少兵往撫前逗遛不敢進而番漸

益陽中國久之納王母甥罕慎爲王入哈密而鎖擅
阿力巳死子阿黑麻復襲執罕慎去詔切責廼始以
金印城池來歸且言罕慎卑屬也不足主文升請以
孛羅帖木兒從子陝巴代亡何阿黑麻復執陝巴遣
將牙蘭卒數百騎戍之文升奏寘其貢使遣都御史
許進副總兵彭清發漢騎兵取道徑襲哈密牙蘭遁
捕首虜僅六十餘士魯番大震廼奏還貢使副以幣
綵責阿黑麻還陝巴仍王哈密拔三種都督寘赤虎
仙等佑之收撫離散幾二千口給牛具種子布帛絲
粟粮餉足自是甘肅少安者垂廿載文升爲兵部最
久後遷吏部加太師太子太師卒

逸史氏曰子俊無首功然修築之利至於今之言守
者祖焉文升規度宏密亦一時之良本兵也雖然
言聽而任一厚賞而薄誅其所遇則亦異矣

王守仁字伯安餘姚人父華舉進士第一仕至南京
吏部尚書華謹厚於人無所稱後寵歸八十餘卒誕
十四月而祖母夜夢天仙乘赤雲抱一子來驚寤生
守仁以雲異也名之曰雲六歲不能言一日老僧過
摩頂咤曰異哉見惜其名雲已不見因改名曰守仁
遂能言守仁生有異禀十一嘗過江望金山卽賦詩

語奇甚然幼特好逸遊悉狗鬬雞六博諸所從爲非不肯補博士弟子毋亦無耐任之耳已稍游塾閒出與鬻雀者爭相人目異之爲取錢買雀送還日自愛自愛異日天子柱石也守仁自是憤激讀書一載學大進二十舉于鄉乃學兵法之塞外觀山川習射騎又六載始擢進士上第補刑部主事非其好也日從李夢陽輩爲詩文務出奇句相頡勝多不理司事尋謝病歸陽明山中讀書益沉博文益高然好談神仙玄怪踪跡詭譎時人未之識也數歲病已復官甲子主山東試取穆孔暉等多名士程義爲一時冠歸焉

改兵部武選主事　武宗初劉瑾輩擅權以南京給事中戴銑言事怒之督官校擒捕甚急守仁上疏大畧謂　陛下非有意督過銑少示戒耳但天時寒沍萬一銑在道或不諱卒塡丘壑使　陛下負殺諫臣名　陛下不追恨左右且暮晚矣又他語多侵瑾瑾大怒下守仁錦衣獄廷杖數十謫龍場驛丞自是守仁名益顯守仁既已赴謫瑾恨不置遣校卒間道往殺之守仁計紿得免過江作吊屈原文見志焉尋爲投江絕命詞佯若已死者瑾始釋守仁至龍場諸土夷雅亦知重之爲築室遣弟子少者從游守仁不鄙夷

因俗爲導彬彬然多化者荒徼土官經過少暇時以
熟繹經傳多新得然縣是與朱氏說牾自成一家言
貴州宣慰安氏壤與龍塲接時時使致幣帛粟肉守
仁稍受一二會土酋阿貴阿札叛安氏陰與通事且
聞撫鎮矣守仁作書抵安氏道利害甚悉安氏始幡
然悔得以無構兵者守仁力也劉瑾敗起廬陵令改
南京刑部主事未上召爲吏部主事進驗封員外遷
考功郎中守仁以其說動士大夫年行有尊者降乃
拜守仁爲師居考功八月擢南京太僕少卿轉鴻臚
卿凡兩爲閒秩弟子從益衆汀贛盜大起都御史文
森坐逗遛削爵爲庶人兵部尚書王瓊言守仁才可
用詔拜左僉都御史巡撫汀贛四省守仁上書願得
改巡撫爲提督專賞罰便宜行事無狥司寇文法報
可守仁於是廣召募申飭陣伍身自激奬當先者先
是賊廣設諜布督府左右探微息飲食必以報守仁
或陽就日者卜吉矣已乃更擇吉或既蓐秣發抵道
健舍許返賊稍稍易之不爲備而守仁潛發副使楊璋
亢直前進大敗之賊懼奔據象湖山守仁歸搞奬扶
痍示休息而鄉人邵之廣左藩例兵衛守仁因形選
精兵千五百先尾以亢四千五百疾趨奪象湖山隘

賊覺來逆兵度險爭持歷辰午賊始大潰敗行捕首虜數千又紛鎩其長富村諸穴撫降者四千餘已又從牛皮石嶺分三哨鏦金震天賊懾瓦解踐古村柘林白土赤石搗箭灌又刈水竹大重坑若宅清泉白蘿南山窮之剜洋竹洞三角湖前後大戰三四小戰十捕首虜四千焚廬舍積聚獲馬羸牛馬萬計汀酋籃天鳳與贛南諸峒互掎角相竄救守仁計橫水左溪其腹心也擣之便乃分兵授方畧刻期前會而峒賊乘險多備擂木石法賊三十里休舍募樵豎導鄉兵熟山者使持砲無入兵陷崗地攀藤葛繞出賊後次日兵攻十八盤與敵遇既合而四山伏砲發囂聲起賊愕錯乘之遂大潰乘勝破節理解鎖龍匙桶岡諸峒悉平酋籃天鳳等棄市俘殺又六千餘暇行地即其區奏立邑置戍控焉而浰頭巢最大且險巨魁池仲容者最驍黠難下守仁因兵威脅降之狐疑終不肯輸首領橫水破始懼遣其弟仲安率老弱二百餘詣軍門僞降因以探我虛實謀內外應守仁厚遇之使爲別將從馳使賜仲容斗酒仲容喜得計對使曰我所以未敢謁王公且爲戰守備者龍川新民盧珂鄭志高欲襲殺我我故待之耳非敢抗天兵自取

死盧珂鄭志高者有衆三千人遠近畏仲容通獨與
抗故仲容恨之使歸守仁陽怒珂志高檄數其罪因
以示仲安又數日而珂志高來極陳仲容謀不可
赦守仁復陽不信責二人擅兵仇殺下獄將誅之仲
安卽日飛書報仲容仲容益大喜而守仁所遣人復
說之使自來可訴行也頃之守仁還韶大張樂享將
士下教曰賊蕩平渰巢向化重勞告諸君宜各歸爲
樂兵散賊撤備尋遣仲安歸助兄防守他盜仲容乃
肯來守仁預已諜知之卽日先行屬縣勒兵俟指揮
詣獄語珂志高以實使作手書盡發其家衆仲容至
日犒宴之度兵已集乃伏甲掩執仲容於獄而出盧
珂鄭志高於是大兵分道並進賊黨不虞倅至倉皇
出戰圍四合鼓譟急擊賊大崩走擒捕無遺類斬獲
二千餘級捷上進右副都御史錄一子錦衣百户世
襲福建叛卒起召守仁往討之道過豐城時寧王因
生辰宴殺都御史孫燧按察使許逵舉兵謀逆遣千
人遮取守仁豐城令顧佖密報乃卽日間行得漁舟
免脫抵吉安知府伍文定强留之守仁於是卽吉安
開府召募故所部將軍未集寧王謀率兵襲南都謁
孝陵稱僞號承平久南都無可禦者守仁僞爲檄某

省某省兵約數十萬至江西督有司趣科供饋寧王
疑未敢發又數日廼出兵攻安慶不下親帥師往會
攻留內臣萬銳等萬餘人守南昌守仁兵既集於是
分道往擊擊南昌下之萬銳等自殺寧王既已不得
志安慶聞內變還師自救衆心益離守仁逆擊之遇
樵舍縱兵大戰破寧王兵斬首二千級溺死者萬餘
人明日又戰又大破之所殺及溺倍焉寧王脫身呼
小舟逸遂爲送至軍擒捕餘黨無噍類是役也知府
伍文定決戰功最大又寧王所遣諜招降至進賢進
賢令劉清源殺之賊氣奪寧王所與共事者多宿盜
及市賈人子耳舉逆旬日輒敗守仁以大捷聞江彬
等誘說武皇帝江南富饒可游樂至是　上心喜及
寧王反下詔親征因得如彬言至守仁捷疏幸南都
遣大璫張永張雄安邊伯許泰等赴江西定功次雄
泰故欲俾僥成功恨出自守仁爲危言撼之守仁幾
不免一歲　武皇帝崩　主上以宗子嗣大統悉釐
革弊政乃召守仁至拜南京兵部尚書尋論功勅特
進柱國新建伯賜號奉天翊運推誠守正文臣食祿
千石世世勿絕守仁二疏辭求乞歸以省其父其父
華時以尚書致任也遂近榮之歸兩月華卒又三載

服闋分入京謝而忌者沮之守仁益講學授徒千數所居傍僦舍至踰貴凡三載而召督四省諸軍事初廣西田州太守岑猛者世爲田州部下精甲數萬人甚富而驕恣好亂前後討賊多倚其集事由是益自負既殺使者發兵大掠制詔都御史姚鎖帥諸道兵討之入田州猛跳匿捕補終不獲而猛黨盧蘇王受徒數十億事聞上切責鎖罷之以守仁代文武僚屬不用命者詔守仁以軍法從事守仁舊立功江廣間賊素所畏服至則散兵歸別地諭蘇受許以不死於是盧蘇王受迺率其部落請降守仁大陳威儀受之杖藉受百爲撫定其餘衆求岑氏後貶秩使守故土設流官制焉迄今岑氏無敢叛大藤峽賊巢險阻且衆盛自大征後將百年莫能破守仁因藉受衆使都御史林富前都督同知張佑等間道入凡十餘戰殺虜三千級得婦女小弱者悉以充賞守仁舊苦肺疾之南方益卑濕親兵事勞頓遂不支行部抵贛州卒時年五十八門人子弟從者爲經紀喪事歸大學士楊一清桂萼素忌守仁功爲上言守仁每上捷自張大不肯歸功主上以是怒削其爵云

逸史氏曰吾時時見守仁鄉人及其兵行地者道守仁智不可測如神云高鳥盡良弓藏雖得保首領廼弗克終有爵土迨子孫也嗚呼悲哉其爲說固未盡合朱氏然亦灑然可喜所自得深矣學者又加甚焉分門植黨以爲勝朱氏然此非守仁罪也至胡世寧字永清臨安人舉進士爲德安府推官世寧潔廉於已秋毫無黠涖而勇往不讓前推官職理刑獄世寧則時時於縣官事役賦捕盜諸所難者經世寧則舉擢南京刑部主事稍遷至郎中與嘉魚李承勛崑山魏校友善以氣節行誼相策勵益間就當世務久之擢知廣西大平府瘴鄉又多土官苗獠性輕亂而黠好爭其上先守多難之世寧毅然往至則釐剔宿弊取土苗一以威信畧去文法遇保襲則爲處得所茗盈州李萬盈與公茗州許榮高仇殺又不以時謁世寧收簿治罪卽遣歸仍爲畫江定其界李濬太平酋豪也叛殺掠吏士積不服世寧誘濬中表兄趙元誑使擒之散其兵四千歸農思明叛族黃文昌等四世叛知府占三州二十七村地知府黃暘更服事之文昌畏慕世寧欲來歸而總兵康泰因遂執其

兄弟三人憩來奪與衆將率兵夜遁世寧守孤城危甚文昌衆且至莫可支吾而屬邑土兵皆被世寧德者先奔命來助戈甲滿山谷於是文昌請降歸所侵地而黃暘乞爲世寧養子尋以母喪歸爭泣留弗得也服除補寶慶知府擢江西按察副使治兵撫州諸郡時華林瑪瑙姚源盜大起詔右都御史俞諫發近地兵討之世寧從賊氣勢相絡號數十萬而江西兵素單弱應募及土兵調者又傑驁不可使世寧日夜捐循之漸爲勒束陣法陰募招賊降者散爲農而擇其勇健置麾下兵益强迺前奮擊賊十餘戰大破之所殺虜追復業無慮數萬人而衆議王恭者忌世寧功譖之俞諫狀不悉上自以資進福建按察使時寧王宸濠縱姦遠近靡不苦而陰結群盜取其貲庇之勢且成矣世寧因上疏論攻治二策未及王乞早決禮法裁制詔下兵部議多如世寧指而宸濠聞之怒論世寧斬罪十摘疏語禮樂刑政漸不出自朝廷尤重南顧之憂爲離間親藩請甘心焉幸臣錢寧等先入宸濠賂捕世寧下錦衣獄臧死戍遼左亡何宸濠反起世寧軍中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尋召爲吏部右侍郎以父喪歸　天子新卽位世寧自

喪所上言　聖孝隆治體二號皆見納遷兵部左侍
郎世寧前後累上疏多軍國大計不爲浮冗而近幸
多不悅者乞改南京吏部數月遷南京工部尚書詹
事霍韜薦其賢召爲都察院左都御史未就改刑部
尚書兩月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世寧時已得耒疾
力論西北事不休溫詔慰行之然薦陳九疇鄒昊胡
濃施儒楊必進有將畧爲時宰所厄不用乃懇求致
仕歸賜勅給驛續興慶歸無幾召理南京兵部事復
辭乃止卒贈少保謚端敏時李承勛者齊名

李承勛嘉魚人二十舉進士爲太湖令有聲入拜南
京刑部主事六載蒲始遷户部員外郎遷虞衡郎中
出知南昌府時瑞饒諸屬邑高安姚源東鄉華林瑪
瑙越王仙女雞宴章法城盆田石馬新安盜互起
遥策援猖獗甚乾察政趙主賢吳廷舉各道兵促縮
不敢進承勛獨前破賊於山楚又破之於邑門斬首
幾六百平五寨華林賊丁大全等敗我副使周憲殺
之承勛單騎入憲軍寢其牀衆乃定賊黨王奇來聽
撫揆得其稟刃縱使還奇愧激偕同黨陳羅降復約
舉火爲應承勛乘之賊大潰俘斬四千五百撫散者
二萬餘賊平俄而姚源王浩八復叛承勛從討獨有

功時吳廷犀在賊所誘其下共劫酋魁降而中官黎安忌二人名誣下獄廷議白承勛枉超拜浙江按察使遷陝西右布政使轉河南左布政　武宗末以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地北憐朔漠南枕滄溟東臨鴨綠與朝鮮界而開原孤懸絕域密邇奴兒干黑龍混同禿魯艾蔥東西金山諸夷窺伺者衆承勛奏請築邊墻而賊不時撓我難就於是使別將馬蕖禦清鎮楊鎮兵闢松靖險劉勇康福分二軍除定遠慶雲柴河道而身負畚鍤先士卒不日而就尋又城中固鉄嶺斷陰山遼東之交城蒲河塞女直寇城撫順道建州貢路要害悉復寧薦許泰有大將才言者尼之弗果用召爲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入拜刑部尚書左都御史掌院事總督十二團營　上手書詩遺之承勛與太監張永竭意輯寧宿弊練士伍然自是與總兵郭勛忤久改理部事時岑猛以田州叛沙保莫部相仇殺土酋番寇哈密小王子殺掠楊和吏民警報旁午承勛晝閱夜籌懸洞機事以次底績而慮冗食爲蠹因大學士張孚敬革鎮守守備內官二十七員錦衣衛千百戶官五百員騰驤衛兵及各監局冒役數千人一時爲之肅然在兵

名卿績紀二

王世貞

李善長定遠人也元亂匿東山中善長慷慨好功名而心竊薄盜行事不出　高帝兵自濠初定遠善長枝馬簞道謁一見語逼夕　高帝喜刻燭恐旦也留掌書記得預秘謀調發饋餉甚親信　高帝嘗從容語善長曰諸名俊逐元鹿先後敗若知所以故乎曰不知曰其主信持牘左右謀事者毀將士以取固其將士怨其毀而解其信故也善長曰命之矣亡何克

部三歲卒年五十九　逸史氏曰世寧承勛號齊名其機力勇量等而世寧逸史氏曰世寧承勛號齊名其機力勇量等而世寧稍則干道不為揣合陰解故易退焉承勛能抗郭勛固偉然頗借閣人永力何大相遠哉孜孜奉國知無不為亦庶乎近之矣

滁而滁陽王自泗還欲召善長寘麾下善長泣見
高帝不願往　帝曰且欲我且不得辭況爾耶善長
竟泣辭弗往王亦不復召尋從拔和陽　帝親襲鷄
籠山寨留少兵佐善長守而元太子禿堅等兵來襲
高帝聞亟還救善長已逆擊大破走之矣　上東欲
渡江善長曰我衆且數萬而糧少渡江須舟楫請少
俟而水寨俞通海軍降善長從吳　帝曰可矣遂渡
取建業諸郡奉　高帝爲吳國公置江南中書省授
善長參議尋兼大都督府司馬前後遣將取毗陵寧
諸郡善長主軍餉供億亡闕　帝討婺州又討洪
都援安豐角漢王彭蠡殄之慮其孽武昌俱善長留
守鎮靜明肅民忘師遷參知政事奉吳國公爲吳王
進善長右相國討張士誠獲之以畫策功封宣國公
改尚左善長爲左相國請賜祠祠彭蠡死事者定楚
地漁稅嚴隱匿歲得穀百萬碩參攷律令除連坐下
有司須行之衆議李飲冰楊希聖拔時或以已意損
益善長令列上悉黜論思薪吳王二年左相國善長
右相國達平章遇春等睚死上言殿下仁聖功德廣
遠宜稱　皇帝令曰制詔都建業曰應天承元三請
乃即　皇帝位告於皇天后土謝諸勳碩之服首善

長進中書左丞相兼太子少師定郊社廟禮大將軍既比取中原　高帝幸汴善長復留守得顓殺生封拜焉　帝還詔定封建諸王官屬國邑及大賞平中原將士功有差請置司農卿於河南課耕墾又請禁淫祀白蓮社明尊教白雲巫覡扶鸞禱聖書符呪水邪術詔可中書左丞楊憲者惡右丞相汪廣洋位其上撫廣洋陰事聞善長怒論憲死中原平大封諸功臣加太師封韓國公食祿四千石功比蕭相國世世無數賜文綺帛百疋久之告老爲賜甲第鳳陽臨濠腴田千五百畝置守塚百五十戶會　帝念臨濠欲築宮命善長董役因徙江南富民十四萬戶實之善長既老召用不復故相位恒快快見辭色　帝稍已不能平而丞相胡惟庸者故善善長既反誅辭有連給事御史言丞相惟庸爲縣令日賂太師善長黃金五百兩得媾躡拜太常少卿惟庸既已相多不法而主上英明恐誅欲反以王其劍一奉善長長遣奴操兵四十人從待日舉幸先發善長爲國首輔負大恩當斬　上召善長坐與食語舊事甚悉雪涕顧群臣曰吾初見太師長吾十四歲而謀計多合不爽累功至穹顯吾女女太師子謝諸君爲我曲宥太師又數

載復命理御史臺事河南水發廩賑恤還列勛臣榜
善長第一　高帝二十三年星變占大臣災上既以
前事疑善長而言者究其意迺自殺天下寃之
逸史氏曰士多紀劉誠意奇事張子房之流善長悶
悶寡稱乃功賞曼絕何哉抑善長從起義早夫足饋
餉定章程一制度嚴伐不細而人睚之善長類鄧
侯不終徐達類淮陰矣終豈幸不幸之間耶迺其
處於勛名之際遠矣人也少視髮爲僧廣孝名精於
姚廣孝初名道衍吳人也通儒書及兵法術家言而又多陰計間一欲棄

去之入城覩元僧被金紫從車騎甚都嘆曰快哉此
何假諸生爲得如是足矣而　高皇帝崩建文君即大位諸王視建
王將之國者高僧十人待行廣孝與焉廣孝覘知
燕王有天子氣陳有可願得從燕邸許之時　高皇
不奉法建文君心患之謀諸大臣逼執伊周齊谷削
爵爲庶人湘獻王自燒殺事且至燕　燕王懼甚一
文叔父行又擁强兵鎮雄郡綦布指列相習爲驕縱
日問廣孝曰若能平廣孝曰能　大王十天子耶
燕王曰咄毋妄言族矣廣孝拜曰主臣　大王幸

賜臣燕亡左右窺聽故敢畢其愚　主上猜閒宗室侵漁齊藩所戮辱囚首隸士伍益五王矣雖未及燕燕可覬幸免耶　大王先帝所最愛也又仁明英武得士卒心　主上所最忌也夫燕勝國之遺而北方雄鎮也其民習弓馬地饒粟粟悉雄薊屬郡之材官良家子彀甲可三十萬匹栗支十年　大王之護衛精兵拔石超距者又不下一二萬鼓行定山東略淮南此勢建瓴而下誰爲抗禦　大王卽不南機或先發欲高卧得耶且旦暮匹夫耳臣竊謂大王卜之心與臣卜亡異　燕王悅曰予休矣廣孝曰臣有所與相者請以決　大王問爲誰曰袁珙曰汝與偕來珙至就傳舍　燕王從貌類者十餘人往就珙相曰吾等俱護衛校耳珙獨起指　燕王拜　燕王手止之稍間　命入宮則悉屏左右珙俯伏曰　大王太平天子也珙臣遊燕市中諸將相肩接也則皆以　大王故　大王幸勿忘臣珙　燕王益大悅爲造戈甲潛勒東部士馬建文君切責使且至　燕王問廣孝曰公言起兵何日也曰未也俟吾助者至曰助者何人曰吾師也又數日廣孝曰可矣遂謀召張昺謝貴等宴設伏斬之遣張玉朱能勒衛攻克九門出祭纛見

顧廣孝曰何神曰嚮言之吾師被髮而旌旗者蔽天皆北方之將玄武也　燕王南下留太子守北平廣孝輔焉李景隆吳高平安之師數十百萬先後來攻皆計却之　燕王既以定京師燔建文君稱尊號首欲封廣孝固辭爲留髮髽冠服居第室女亦辭乃拜僧錄左善世賜今名遣使於武當山營玄武宮殿楯柱甍桷悉用黃金是時天下金幾盡又一日　上忽顧爲廣孝曰卿若有不豫色然何也曰無之曰吾已知矣毋諱廣孝曰臣朝與吏部尚書言歷五階而上言已歷五階而下是以介介耳　上曰吾所以欲爵卿也輒拜太子少師尋命督修　高皇帝實錄成遣撫巡吳地廣孝有故人王賓者其爲人隱君子也居委巷不妄出入至吳欲就見之三不可迺屏騎從步造叩門賓不應遥語曰和尚錯耶慚退歸謁其姊姊亦揮出之熟徐視捫其頂曰幸此尚存耳廣孝益不自得還至京師卒年八十五贈榮國公謚恭靖配享太宗廟廷

逸史氏曰廣孝協定大計乃循初服棲身禪門終不得以富貴易之奇士哉雖然於穆則臣道靡也於臣則釋道累也彼王賓者隱人亡論焉蓋愧其姊

矣

楊榮字勉仁建安人舉進士事　文皇帝爲文淵閣大學士贊機務諸預七人　上獨心親榮榮才敏敷於邊事亦爲叩竭無留隱　上三討北虜入沙漠榮皆從得侍調殘區畫之計甘肅總兵何福招虜脫脫不花降榮往與福計部分虜設衛給耕餉奏還稱　上意何福卒代將者西寧侯宋琥言叛寇老的罕逃嗣赤斤蒙古衛爲邊患有詔陝西餉豐城侯李彬討之榮至軍計事還奏餉道遠沍寒士馬疲困不可用而老的罕實畏罪逃撫之當自歸亡何老的罕請降最後　上北討還次榆木川得疾崩軍尚未入塞洶洶恐變起榮秘不發從宮上食起居可事如常儀而身與一二謹監視沐浴襲奠飯含棺斂如常禮乃身入報　皇太子太子既卽位累進榮至少傅少師榮與寨義夏原吉楊士奇同輔政至軍旅悉以諮榮云後漢王反遠近大震　榮首勸　上親征漢遂平而時有方賓者抗人事　文皇帝爲兵部尚書兩從上機宜進止填集剖決如流最後　上春秋高復議窮追虜乃詭言兵少儲峙不足　上怒切責自縊死逸史氏曰榮爲相以才敏見知　上當大繫未決者

取片言信又周習地理兵將險阨强弱然於禮樂儒雅則無稱焉賓守大不及才亦一時之捷臣也

王驥字尚德宣寧人永樂丙戌進士初授兵科給事中歷山西按察副使應天府尹俱有聲尋擢兵部侍郎進尚書時西虜阿台朶兒只伯入陝西諸郡殺掠萬餘人烽火通內地　睿皇帝下群臣議當視師任者以驥應驥至軍大會諸將問曰先年兒海之役誰爲退縮者衆對曰都指揮安敬即顧左右牽敬出斬之因誓於師曰若等亡懾敵亡弃將不用命有如敬師大恐悚服已乃汰去冗弱選練士教習陣法遂破別部把禿孛羅悉收其男女資畜歸驥已召還京視事阿台諜知復入寇　上勅驥乘傳往驥勒大將蔣貴爲前鋒將精騎深入驥從後掎角虜營急擊破之斬捕首虜多阿台走死論功加大理卿麓川宣慰思任發叛廷議遣官往諭降而宦者王振方用事慓賊喜功驥探知振所嚮主戰議振大悅制詔拜蔣貴征蠻將軍驥總督軍務大發東南諸道兵十五萬討之有司計儲餉期盡賊上賜驥明光鎧一雕弓一蟒繡緋袍一驥至謀於貴以冬十月分道並進會上江夾攻賊賊擁象馬數萬來拒因風縱火大破殺十餘萬

級積骸如山丘思任發父子僅以身免奔緬甸又遣兵捕斬維摩州蠻帥郎等提聞召還大犒宴奉天門

上爲主席焉封特進柱國封遠伯蔣亦進封定西侯而緬甸擁思任發覬覦故地　上面諭驥及貴曰重勞卿行驥貴復統兵至緬破緬人殺虜數萬詔班師加祿有差驥凡一再往殺賊將二十萬人寨民賊役者半終不得思任發而我士馬物故亦幾萬財儲匱乏是役也陽士木張本云　景帝初年湖廣苗寇乘時驀起大猖獗驥充平蠻將軍總師剋平之復增祿如前改督南京守備以老疾乞休　英宗復辟驥與謀起拜兵部尚書卒年八十三子瑞嗣

逸史氏曰　高皇帝既定天下右武約曰文臣非汗馬勞無得封公侯百七八十年封者僅數人至於今世世弗奪者惟靖遠耳獨以麓川得之嗚呼麓川何以封哉

侯璡澤州人舉鄉試第一遂連舉進士爲行人嘗使雲貴諸省定土帥爭地者還副禮部侍郎章廠使交趾抵關關門甚低隘先驅者謂傴度之蓋衷欲逆折我故璡不可曰此中國爲狗竇夷出入當豈敢以辱使人請返交趾爲折關乃入使畢遷兵部主事進郎

中尋以次從靖遠討麓川多所裨畫亡幾賊攻大候州靖遠伯璡往援襲擊大破之斬首萬級遂乘下石甸等十餘寨由高黎貢山晝夜行與大軍合麓川平進禮部右侍郎賜金五十兩鈔五千錠綵幣表裏各五出鎮雲南尹勑便宜從事會再討麓川餘黨璡引兵由于崖南襲思機發所居獲其妻子及錙重萬計遷左侍郎再賜金七十兩鈔五千錠綵幣各七母喪歸官爲葬畢促還鎮改兵部左侍郎思機發竄於孟養詔索之璡與都督張軌分兵抵金沙江造舟渡奪賊柵營焉賊驚鳥獸散窮追至孟糯海子計入境野而思機發終不可得乃還亡何貴州凱苗叛攻圍新添諸衛道梗食且盡璡自雲南選射士冠鋒自將馳至普定射賊大破之趨貴州都督田禮來會克龍里龔城羊腸楊老金沙諸苗於是新添平越清平都匀圍悉解舉兵隆而下抵鎮遠皆平捷上遷兵部尚書又進克安莊西堡諸苗雨中瘴癘卒於師有楊寧者同叅王驥軍有功累遷至南京刑部尚書

楊善者北平人建文君初討燕王發兵北攻大寧而李景隆悉衆圍北平燕世子拒之善時起書生從登聞書夜凡數十接有功燕王既有天下尋善官戶班

時僅二十餘稍稍遷至鴻臚卿善不大讀書慷慨多
權畧能辨又貌偉哲奏對朗朗　上目屬之　太宗
皇帝崩歷　仁　宣　英諸帝至都察院左都御史
還掌鴻臚事　英宗皇帝既拒虜失其軍陷沙漠虜
數使來邀金帛請歸中外洶洶未決　嗣主意不在
迎善獨奮爲衆曰諸君富貴負　上皇耶當不令楊
善獨生乃請行詔許之即日騎北馳抵穹廬也先紿
言獵未見而使所親習漢語者迓佯於故中國人曰
向土木圍漢兵二十萬脫甲走不一抗何善曰京兵
故熟工技及雍容衛　主上儀且來非以戰也特啖

虜使飽耳今　上英武加意北諸以兵事諫即下書
褒予無論當否或謂虜善縱騎越山嶺宜計出入道
布錐錐馬足蹶又火砲所發大石一傷入重而寡宜
碎石十許亂發之甚衆許之又謂南中毒藥傳銳末
中人血濡縷立死選善射百金三十萬人悉習教戰
諸材官蒼頭異軍特起惜置之耳何故置之曰　天
子念南北元元無罪許尒和得不置且使爾不可迺
畢吏士技也次日也先見問何官善曰都御史曰兩
國和好久何故辱我使臣減我馬價所遺帛疋裁損
半我是以南牧善曰昔爾父之事我　先皇帝也來

貢不得過三十人賞賚物幣僅百計爾使多令至三千人　皇帝人人予金帛飽橐乃返又親爲致酒餼亡闕從使者盜竊懼罪走東或投朶顏女直諸夷中國何恨辱之爾有書陰遣某值某不在誤達　上某恐致疑得罪因托中貴入間曰此非係大酋馬惡不足多與價示自遠徼書妄也其人今已誅帛實全蓋之爾伴使回夷貪狡陰匿之撄其橐當見也先動色曰者善因前說曰官爲大帥掌兵騎縱傷殺剔斬心首呼號痛迫上天好生官好殺豈不大背遠致禍哉也先色動因復進曰官今何不尋好還我　上皇帝歲得金帛自富足全南北人命也先嘆曰者當令汝見　皇帝而平章昂克前阻須金帛乃肯還善曰我豈少金帛將謂汝南義重然諾不好利徒手還一天子修史當備書之萬萬世不朽也先大笑曰者者次日遂引以見　上皇設宴爲　上起舞而善益侍立恭謹不懈也先顧　上請都督妻起舞而善益侍立恭謹不懈也先顧　上請都御史坐善曰雖草野敢失君臣禮也先躧指嘖歎不置遂遣騎送　上皇回久之加善太子太保　上皇在南城　景帝久疾未起善與總兵石亨副都御史徐有貞謀約兵啓南城鑰迎　上皇即位封善興

濟伯兼禮部尚書賜謚忠敬

徐有貞初名珵字元玉吳人也頴敏善記目過即不忘年十三謁國子祭酒胡儼儼時自矜重稱疾憑几見試珵詩即起循牀行大誦賞曰子自愛他日國器也後舉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授編修珵意不在文字間思以功名顯凡天官禮樂兵法刑律至巫卜醫籌小技無弗習者進侍講時　英宗皇帝北征陷于虜廣將入寇掠畿甸勢甚張大景皇帝以郕王監國有薦珵者遣大璫金英問計珵言天象有變惟南遷國可保英不然珵刺刺泣且語英策出之會兵部尚書于謙請斬倡南遷議者事遂寢行監察御史募兵彰德時就募者多罪流亡命及太行山群盜嘯悍難戢珵以恩威蓄理之漸馴擾可用虜退歸爲日講官進右春坊右諭德珵自負才地當參大政　景帝頗亦燭其奸每與薦輒曰此爲南遷計者耶已之珵因改名有貞河決拜右僉都御史督卒七萬徃治有貞至因乘舟探水原下鐵柱實土石迺作大堰分建渠閘數十百功完召進副都御史　景皇帝不豫

督張軏張賜皆一時幸功就有貞謀復辟有貞大言曰公等知乾象耶機不可失遂約亨等收諸門鑰約兵數千人薄南城門迎　英宗復大位　景帝驚殂次日進有貞兵部尚書翰林學士下王文于謙陳循等于獄有貞自計不大置文等罪已功亦耿遂悉誣以迎立外藩死戍有差封有貞特進柱國武功伯兼華蓋殿大學士有貞既以僥倖得君乃欲悉裁去僥倖且性偏而氣傲一時大璫曹吉祥及亨等多不悅之上方寵有貞莫乘也會　上多與有貞屏人語乃密約小豎伏座側悉其語以告吉祥亨吉祥亨輒因間謂上曰　上與有貞言某某　上驚若安得知之吉祥亨曰臣安從知第有貞出示臣耳　上由是疑有貞多漏泄御史楊瑄張鵬論亨吉祥多占奪民田土橫甚宜思所以保全者　上初是其言吉祥亨泣訴　上曰御史承徐有貞風旨敢論臣微　上恩臣殫肉餵狗豕矣　上恚甚下有貞于獄天大風雨拔木川巷乃出有貞廣西參政尋有爲飛語中者詔從道逮捕獄考問瀕死將坐大辟復風雨雷霆破承天門聲徹後宮　上大恐　勅赦之流金齒有貞初遇異僧受摩利支天法奉斗母至是衆以爲奇術驗云

在金齒八年　英宗崩　憲宗立大赦歸尋賜冠服
閒居久之卒
逸史氏曰有貞善天文地理之學自謂無遺筭其治
河亦號能吏至南遷之說抑何舛錯懦弱也爲相
日裁冐功濫賞似矣已獨先冐濫焉屠剪勳賢快
志報復傳曰不能三年而思小功其有貞之謂乎
王越字世昌大名濬人也二十六舉景泰辛未進士
廷試日答策方屬草忽大風起卷直上雲際頃之不
見禮部尚書胡濙爲言于　上得給卷畢試衆固已
異之選授監察御史越長身偉觀間奏對聲徹楯陛
間上爲傾聽超拜山東按察司　睿皇帝末年巡
撫大同都御史韓雍進兵部侍郎詔舉當代者數人
不稱旨意在越召至京廷見　上目送之曰此爲御
史侍吾者耶爽俊將家弁當不下韓雍乃用爲副都
御史代焉越至鎮屬虜退策守備脩廢振墮爲一時
邊郡之冠以疾告歸　憲宗初召理都察院事尋督
兵出延綏覆胡別部于崖窯川斬捕首虜百餘又覆
之未黃草梁東西路及寧夏界所斬獲倍之累功進
左都御史賜蟒衣邊人限虜以黃河秋時始列卒置
戍防虜踏氷入而以其羸時力耕墾築城堡迨後虜

渡河敗我師遂住不復去而地絕數千里水草豐美畜馬蕃息又多它鳥獸畋獵樂之不時寇鹵殺吏士我坐以大困越諜知虜它掠留少兵衛老弱輜重易覆輒棄馬驍果材官萬騎齎七日糧出塞可二舍許即留數百十伏更二舍如之行四日天未明抵虜帳萬騎齊趾從火擊斬首三百餘馬牛羊甲械以萬計比午虜自外歸慟哭震原野悉力來追軍越結陣徐行殿者與戰及前伏起又與戰再遇伏不支遁返益徙去者二十歲還加太子太保尋進兵部尚書時巨寧汪直以調事得幸上且年少喜功而輕難越陰

附之會虜有營於威寧海者亟帥兵往擣直時監督馬比遇戰大破斬首四百餘擒男婦三百捷聞封威寧伯祿千石汪直亦加祿若干越前後凡幾拾戰戰輒勝家人子弟善騎射者數百千人皆厚遇之樂爲死塞隘夷險將士才否輒默識無遺顛倒智勇自爲操縱人莫窺也然以附直故頗見薄士論文臣佩將印者王驥與越耳汪直敗內豎阿丑以優人侍內宴效直衣冠持雙斧狠跪而前曰吾將兵惟俠此兩鉞蓋指越與兵部尚書陳鉞也　上由是心疑越會給事御史交章論越奸權下獄流安陸　孝宗登極越上

疏自列復左都御史致仕又十餘年西擄火篩大掠
諸郡殺太守及吏民烽火入內地邊將禦連敗走
上日宴忘食諸大臣所薦帥特鮮當意既謂越老尚
可將也特召拜太子太保節制諸軍事撫鎮以下咸
屬焉越至軍飭兵出戰勝斬獲夥加少保太子太傅
然越老矣議處哈密事未犂慮泄以憂卒陳越者爲
都御史撫遼東亡狀奴事汪直得驟遷尚書後奪職
歸鉞才下越遠甚

逸史氏曰予聞沈先生周云始威寧伯與保國公永
帥千人巡邊虜猝至主客不當未欲走威寧止之
爲陣列自固虜疑未敢前薄暮令騎皆下馬啣枚
魚貫行毋反顧自率驍勇殿從山後走五十里抵
城虜不覺明日乃謂永曰我一動虜鼓擊無噍類
矣結陣示暇形也以惑之也次第而行且下馬無
軍聲故虜不覺也吾非不自危姑矯情鎮耳逸夫
越誠良將哉

名卿績紀四

王世貞

楊一清字應寧巴陵人也數歲能屬文應奇童舉至京得召見　英宗皇帝時與李東陽先後馳名十八登進士授中書舍人九載擢山西按察副使其政視山西大有聲母喪歸復補陝西進按察使督學政更過之所識拔士李夢陽康海輩多貴顯者一清既久留滯關中不能無望時執政然以其暇究邊事甚悉召爲太常少卿調遷南京太常卿陝西馬政多廢

弛初　高皇帝遍互市諸番諸番人欲得漢地茶甚急願以馬易許之初曹國公李景隆以金牌往曹國公得馬萬九千匹分隸諸苑監自後往來不絕　憲孝時禁稍解私茶盛行番人無利于官馬至者漸少時議復舊制擢一清副都御史經理之一清至大申飭故律令召募市易爲嚴其出而寬其入斥去貪朘屬吏居數年馬益蕃息　天子以爲能命總督全陝三邊軍務撫鎮而干戚屬焉時虜歲入殺掠吏民庶兵焚巷邊人習爲畏縮坐視無敢膺鋒者一清素有才畧至則練習戰騎脩陣法甘苦同之士爭願爲死前後一清者皆不如也久之遷右都御史一清上疏請築邊牆其畧曰寧夏花馬池至靈州地里衍漫賊入不利寧夏利內地徵兵於未寇太煩調兵於既來無及請自延綏定邊營起至寧夏三百里因舊牆增築高厚補空缺列烽燧亭障成卒更番休息上多置矢石賊小寇則戰大寇則舉燧諸軍就利便援伏凡用丁壯九萬人限四月工就詔下兵部如一清指脩築僅四十里而役工以寒故怨幾潰圜騎射之稍稍戰而會逆瑾非一清尼之乃止乞病歸亡何瑾緣它事鉤拮一清捕下獄因門人通款瑾始釋又二載寧

夏宗室宜錙叛詔起一清督軍務如故佐太監張永與瑾內爭寵不相能也時一清討之師至賊已平永與瑾內爭寵不相能也時一清為末謀意歸發瑾陰事誅之永入柄司禮一清繇是召拜戶部尚書加太子少保改吏部李東陽時在內閣與一清善皆喜飭名譽以文絡天下士互憑借為重焉山東盜大起一清上言諸便宜狀俱見可進少保太子太傅復進少傅武英殿太學士錢寧方得幸武宗偶以事怒一清逐之歸　今皇帝即大位一清復起為總督陝西三邊軍務餘官如故一清至是益三往其部曲舊校見無不踴躍喜然老矣所經畫視前稍劣召歸進少師兼華蓋殿大學士　主上英斷自決大政事而新進貴人張桂等多信已所取否一清以模稜處之且從家人子弟為利奸時論大貶後策免居鎮江卒一清生疲病不能御婦人無子王瓊字德華山西晉州人也舉進士為戶部郎歷藩臬二千石皆第最　武宗朝召拜戶部侍郎進尚書久之改兵部瓊為人多計算頗敏黠識凡天下兵馬數多寡強弱及塞隧夷險褊裨才否一覽悉計無遺武宗末政在宦武多遊倖饑民乘間起為盜最大者山東劉六河南趙鐃蜀藍鄢江西桃源葉林瑪瑙

多者至二十餘萬攻城剽府庫驅壯士從老稚掠充食劉趙輩尋爲尚書彭澤陸完先後平餘黨次起日益盛封事告變旁午瓊手錄指悉計合機宜虜嘗入寇山西一得利踰歲乃復獵境上陽若東者瓊曰是必趨舊利奏集諸鎮兵據山西要害賊果入大敗之進少保太子太保陳金討兩廣蠻有功[illegible]指出瓊進少傅贛州盜大起王守仁時巡撫請得從軍興法便宜行事瓊才之咸報可果以次賊平而瓊又再進少師太子太師寧王反報至朝中外惴惴亡人色而瓊益治兵自如且曰吾久用王守仁上游何耶度反已執之亡何守仁果執王時都督江彬得幸瓊陰與厚結所言無不當瓊得以成功者彬力也瓊惡吏部尚書陸完位居上會完以罪去遂代之然貪財好睚眦中人爲吏部大不稱　今皇帝即位言官論其奸狀有指詔下獄內閣臣楊廷和欲論瓊死已赦出之戍遼左瓊既已就戍益大恨廷和因廷和議禮不合罷歸瓊上疏自列語多侵廷和釋爲民虜大入陝殺掠吏民楊一清還朝難其代詔復瓊尚書總督諸軍事瓊至修一清之政加振刷馬掎角逐虜去斬獲累二百餘瓊上言鹽池北邊虜虜覘商人過輒入剽掠商以

是絕不肯來請外脩塹護之然多風沙易滿改築牆虜既阻牆不得進商乃肯稍復來邊人以配楊一清進太子太保復改吏部卒瓊與彭澤俱號一時名儒將其議咨密事相矛盾論者謂瓊議得云

逸史氏曰一清任邊重寄三皆有聲不爲相當無訾矣瓊有才而貪奸治世能臣也或問二子孰優曰其計也而牆塹等之便則可知矣

陸完字全卿長洲人補郡諸生閹敬借上命括奇貨江南燄張甚過蘇常廷曳諸生諸生競擊敬走完時實不與而隙者具完名首諸生狀聞巡撫王恕列敬罪上逮還完後舉進士而恕以吏部尚書監選見完曰是故擊閹人者耶擢御史當已而爲御史果有聲累遷至兵部右侍郎霸州民劉六劉七起群盜驍勇善射騎前後官捕之不勝稍稍行刼掠聚衆至數萬人詔左都御史馬中錫討之中錫儒緩好虛名下教招撫六七果至陽若爲就教者兵遂撤而六七遂與其黨楊虎齊彥名益縱賊馳突中錫廼大悔無及詔逮下獄瘐死而完身自請往進右都御史假節用軍興法得誅二千石以下完乘傳驅至臨清廣召募拘馬驫行守令脩濬隍塹據要害遣副總兵馮禎許泰

遊擊將軍郜永襲楊虎於宋門店龍化集大破之斬首千三百五十嘬其鍔又俘斬三百尋又鏖格裴子岩斬首二千俘百五十諸路剪其蔓又不下千計楊虎死焉賊自分爲兩由蒙城太行流刦入河南境者尤狼暴帥曰劉三趙風子有十三萬五千騎而都御史彭澤咸寧侯仇鉞帥秦兵擣之

彭澤字濟物蘭州人弘治庚戌進士歷尚書工部郎出知真定府累進按察使澤爲人長大腰帶十二圍偉顧盻燁如也平有鮮笑容雖與爲偶語叱叱聲若詈治真定勸課風禮號一時賢守至按察乃以威猛聞召拜僉都御史尋進副都御史分捕河南賊澤至則大陳軍容擐甲引見諸大校責以退縮顧軍正論行法建纛諸大校無不惕息惶恐頓首請自效良久釋之遂鼓行前薄賊凡數十戰皆大破殺虜以萬計趙鐩跳劉三死於陣於是給事御史上言河南賊平陸完養寇自重下詔切責完懼日夜督諸將徼賊連刪枝黨斬首捕虜共三千九百有奇而賊隨衂隨脅聚燒運艘掠臨淸邳徐而下犯淮安又奔登州海套與完遇蒿淺坡時宣大鐵騎及中土材官良家子悉集將十萬人合圍賊移日大敗之斬首二千三百傷

死又四千餘六七彥名獻挾驍勇三百騎潰圍出星馳掠河西務將北就達靼尼關險不得道狀兵又數千渡河南躪荆楚奪艘瓜洲掠泊通之狼山寨焉完窮追截水陸道指授諸將四面前登山咸戴盾跽行持鎗礮且戰且止賊大潰六七先後赴水死梟彥名斬首將陸百俘三百溺水死者又千餘還朝完澤俱加太子少保右都御史予世襲錦衣千戶完尋遷兵部尚書又遷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時蜀盜藍廷瑞鄖本恕為尚書洪鐘擊撫且平矣餘黨巖廖麻子復起勢愈熾衆號二十萬鐘老不復能將師制詔澤克總督討之澤悉兵用破賊殺廖麻子衆遁竄山寨多伏弩箐棘中澤分兵搤出入奪水道度窘開一面縱夾誅之且盡或云廖有異術能隱形既賊瞄之卒不獲還加太子太保勇萬騎入宣府大殺掠吏民將轉寇近地詔澤出提督三關二路又之虜退仍理都察院兵部尚書王瓊素忌其有勇畧而澤好因酒使氣時出瓊上嬖人錢寧挾威澤行公卿間咸俛首折節澤居切齒不能平瓊搤知因寧所遣親近語事而邀澤飲且醉微挑之澤即嫚罵朱寧奴才壞天下瓊且譖謂澤曰勿妄言澤益奮不復可止寧大怒而會哈密城及金印為

土魯番所取詔諭還不可且諜得將寇甘肅狀廷推
澤經理之澤調寧夏兵自使使諸土魯番予繒幣二
千銀椹一盂一求和還哈密城及印土魯番陽許之
澤輒奏事平乞骸骨澤歸而土魯番變矣薄肅州苪
寧全軍沒璵緣條澤死罪朱寧欲從中下閣臣力拯之
罪免今　上初徵拜兵部尚書以老加少保致仕卒
逸史氏曰賊起延蔓創棘凡京二省五陸完悉比兵
力僅勝之亦晚矣古稱獷豕之牙豈不信然明徵
哉彭澤勇而疎所舉賊甚易鷹紳先生紛紛譬王
璵以爲忠功云雖然哈密事一何阱也

馬昊關中人也本鄒姓冒馬云昊長身驍捷善騎射
舉進士爲監察御史擢按察僉事尋以御史時罪謫
真定推官至則教吏士習武多布置鉤指民家有流
刼奸盜亡命悉擒之再用前罪謫判開州吏士伏闕
上言馬昊於真定稱保障甚宜真定請勿謫詔許之
亡何蜀盜藍鄢叛侵掠蜀合四省兵討未効吏部尚
書言馬昊才可蜀按察僉事佐治兵昊至閱所部笑
曰將不知兵若勝何擇驍勇材力之士千人分四隊
隊各立長會賊來逼城昊夜出百騎舉砲擊賊營亂
自蹈籍而悉兵從後乘之斬首四千級軍中皆喜以

兵起未有者昊曰此尚未見大敵胡足喜宜及勝用之遂前遇賊賊方陣左而伏兵於右為應昊以正兵當左而身與精兵百騎直擣伏伏驚潰趨左陣左陣亦潰兵合擊火其柵大破之斬驍將方四捕首虜降者萬人遷副使治兵川東道賊延蔓勢尚張都御史高崇熙謀于副使張思齊招諭賊賊請降而乞住劄臨江市空其民乃可昊曰臨江市蜀襟喉上達重叙千連湖湘其地富饒沃衍此胡可餧賊自困耶獨益飭治兵募召豪傑賊因不敢東伏漢州平墳未幾復反集衆至二十萬前後官兵戰俱敗績賊遂圍中江因謀嚮成都昊以五千騎馳赴中江賊走窮追之與總督彭澤合擊大破殺賊酋廖麻子遂進右禽都御史巡撫蜀廖麻子死餘黨尚數萬竄於東鄉山推喻老人帥之昊請于彭澤曰山險不便騎射深入賊為主或返失便願發步兵三萬據出入要道賊當自餓死也澤如昊言賊窘果縛喻老人請降而它賊在遂寧渠縣者相繼平進副都御史踰歲虜亦不剌自西海犯松潘蜀大振昊招士番為間取道夜掩虜虜驚潰獲馬及衣械夥事聞加祿奉一高拱筠棨人普法惡倡諸夷部立寨僭號攻劫昊率兵擣破之降者萬

計獨青山寨不下昊行周視寨曰此固高絕水道可下也乃遣兵據泉口而攝南方圍待之兩日賊渴覘南圍薄夜走兵從後追捕首虜又萬人執普法惡詵之遷右都御史蔭一子錦衣百户然昊好功名又欲逸史氏曰嘉靖初胡世寧盛言於朝昊名將可用也討松潘夷不勝逮下獄罷免

其撫蜀亦欲平松潘夷曰昊長用兵輕用其短必勝嗚呼名言哉

敗臣短用兵重用其長故陶魯字自强鬱林人父成爲按察副使從擊賊兵敗死之　王上旌死事者贈官錄一子入胄監魯補焉

二十授廣東新會丞魯機明內蘊而神觀不足或從令尉列見上官獨昏睡雖督榜不恤也大藤峽諸賊亂二廣都御史韓雍總師討之檄魯隸麾下雍威嚴擬王者二司長吏見長跪白事帽棟若不自勝一日顧峒賊最强險難下者方設策魯時直廨侍左右謾謂曰丞揣我何意魯曰得非某賊耶雍曰然叅能往否曰匪直能且易耳雍怒曰賊鋭甚又搤阻自衛非大兵不可入部下文武數百千人熟視無可當吾寄者吾方欲身往者安得易且使若食粟能之耳叢爾邑不能理乃言擊賊若妄當笞魯不拜抗言曰夫

賊難攻者非賊難其攻賊者也謂魯解食棄不解擊賊者明公未悉我也蔣琬麤統廢邑事矣後乃爲蜀名臣公幸毋棄魯使得畢技當悉縛諸醜以獻雍異之改容曰若所將幾何而辭曰三百人足矣曰何少也曰魯猶以爲多也兵貴精請擇雍曰任若爲之魯乃標式約曰有能力舉百鈞矢射二百步者來三軍之士十五萬人其比於式者得二百五十人曰未也請復下令募募數日足魯乃爲別將曰操練陣法椎牛釃酒犒甘苦共之士爭傾爲死率以先登大破賊斬首無筭賊穴所得士女金帛悉以分於三百人已無與者衆益奮韓雍大稱賞言於朝擢爲令累功進同知肇慶府事按察魚事副使　左右布政使錄其後爲錦衣千户魯前後任廣東所殺及降者二萬七千餘賊聞陶家軍駭慄遁避不及遇即叩首乞爲良民得無死幸甚然此三百人耳服其心累用不躓語有之一夫決萬夫避況三百人乎

逸史氏曰士有遇有不遇也魯雖才非韓雍幾失魯

後之大將其無忽哉

王憲東平人舉進士爲監察御史按吳憲精覈於吏事好振時風紀會墨吏多望風解印綬去累遷至兵

部右侍郎宸濠反　上親征憲兼右僉都御史先大軍治儲峙亡闕還代王瓊爲兵部尚書　今上即位以言者論罷免亡幾起兼右都御史總制陝西三邊諸軍憲至則以軍法約束將士厚賞募間諜探虜虛實久之諜報虜傳箭將入寇憲預調集延綏固原寧夏兵二萬當賊入道伏而虜鎖合兒伯通千七百騎果由花馬池潰墻進攻八營固原參將劉文伏發敗之斬首九十三賊遯趣思哲溝榆林副總兵趙英邀斬首三十人遁至青陽嶺榆林遊擊卜雲邀斬首九十五前阻復回過寧夏總兵杭雄邀斬首九十五獲馬五百二十二匹鎖合兒伯通殲焉捷上加太子太保召還參贊留務尋召理都察院事虜復東將窺覦上谷雲中地下兵部議須威望虜素懾者大臣鎮畧之衆推憲當衆怒且却乃置憲不推推侍郎王廷相梁材諫官言人臣得自擇便利不便利於國計非而上亦怒下詔切責削憲官爵又二載卒起憲任兵部大同殺其將反憲所調度規畫忤宰臣乞歸卒

唐龍字虞佐蘭溪人初舉進士爲剡城令以治行高第入拜監察御史按雲南參將盧和故嘗殺四怨者煆其屍抵罪未伏而和故嘗有德嬖人錢寧右之恫

勘吏以無跡爲解龍不許上帥子鳳朝文得罪賂錢
寧金十萬乞免且覬襲職客爲蔣揚將寧旨龍亦不
許還再按江西江西初被寧王兵難僅止京軍復來
掩功幾起難龍竝然不搖且請　上迴鑾恤荒亂表
節義俱報可遷陝西按察副使視學政六年而始進
使爲太僕卿都御史治漕遷吏部侍郎進兵部尚書
總陝西三邊諸軍事先是王瓊奏築花馬池諸牆捍
虜虜卒不能大入龍復補其闕武數百轍一敵臺添
兵戍悉以事委寧夏總兵王効未幾虜果大入効以
萬騎緣牆拒之不得進而虜別取道由乾溝澗入龍
得以前調諸路兵大敗之斬首虜三百五十會有忌
者僅賜金帛後歷吏兵部尚書累加太子太保然寡
稱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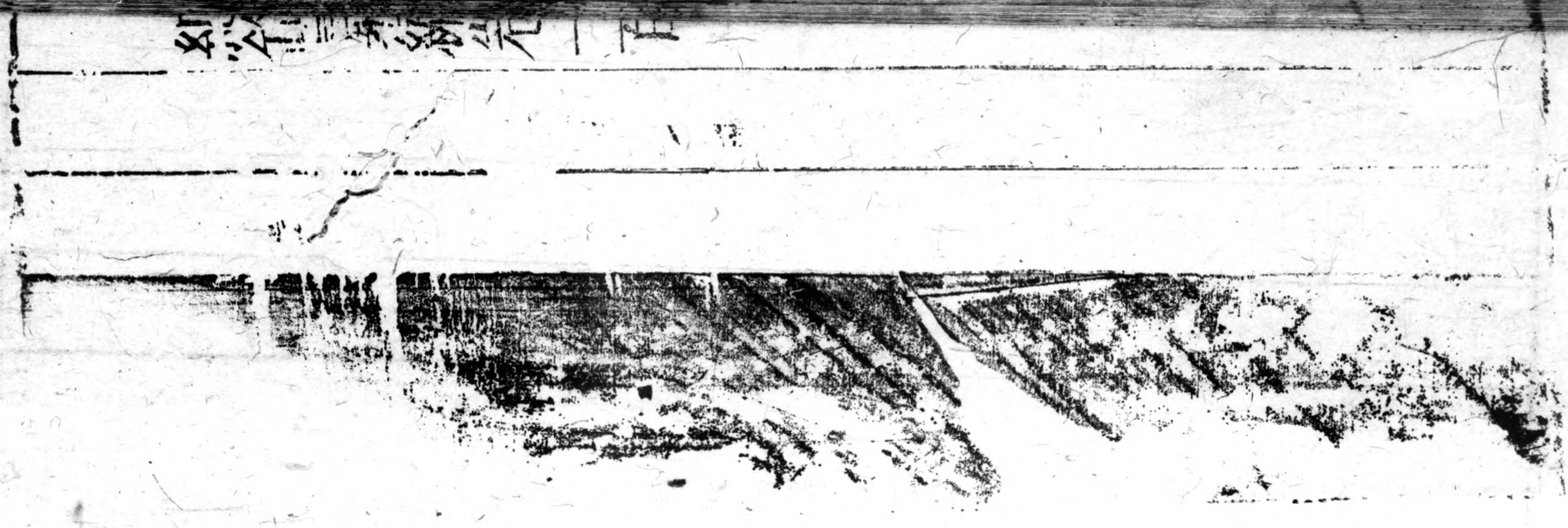
劉天和字養和麻城人自主事改御史監瑾勢張甚
天和不爲屈逮下獄謫金壇丞瑾敗起知湖州湖人
之以都御史撫甘肅天和延故老訪循趙充國金城
德之遷山西提學副使少傳楊一清行邊才天和薦
遺蹟募士屯田更西盡青海母喪歸漕河塞起復視
河道乃躬負畚鍤先卒疏汴自朱仙鎮至沛飛雲橋
殺下流又疏七十二泉自皂尼諸山達南旺湖濼上

流告成事遷兵部侍郎總陝西三邊諸軍至則上言邊墻之利與先臣瓊所未備者請以時增築詔可乃悉委總兵梁震自定南至寧朔十七里皆創起乾溝澗六十里則因山爲塹興武七十里因舊跡稍堅厚而又乘兵部郎許論議請以五六月候虜移軍門任花馬池調延寧固原奇遊騎兵依墻爲守報可尋進尚書亡幾虜吉囊二萬騎至定邊厄於墻不得進詭云北搶黃毛師稍懈乃遣三騎坎而登衆驚潰虜遂大舉入抵固原天和斬指揮牛斗郭卿及五總旗衛會霪雨亘旬日虜剽清野無所得罷甚慮歸道泥濘墻險不可出狼狽及天和調集都御史楊守禮趙廷瑞尹嗣忠各鎮參遊守備兵悉至陝西魏時兵遏其南黃恩兵阻其西崔嵩楊琮兵擊其北鄭東王堅高暘陳爵兵拊其背而莊浪西寧涼永魯瞻士兵復連絡來赴天和身率諸將任傑周尚文夾攻大敗之斬首四百五十及吉囊第二子小十王妻弟某餘衆遁出邊營東勝者大同徼之斬首九十營賀蘭山者莊浪徼之斬首百五十寧夏徼之斬首五十幕府計功上加太子太保予一子錦衣千户餘遷賞有差天和召入命提督團營爲言者論罷

逸史氏曰關中自王瓊後赫赫名者稱三制帥云憲
龍後俱本兵秞不稱天和之殺二裨人或尤之然
士知有伍政矣
伍文定松滋人舉進士爲常州府推官剛直能斷而
多忤與提學御史抗諸生箠之幾斃猶曳衣行行自
若也後知吉安府寧王反報至都御史王守仁從間
道避入入城文定即閉門繕甲請曰賊烏合勢必敗
一時猝起無抗者公威望素重宜即吉安起義集諸
路兵擣其穴必潰身敢任麾下之役守仁曰善乃起
兵治餉儲餱遂同擣南昌以勁兵自廣潤門入殺守
者市肆按堵二日追及於樵舍寧王兵舟萬艘蔽江
面文定薄堅冒矢石火燎鬢不動士爭殊死鬬大破
之獲寧王進江西按察使大閹張忠率師討賊賊平
無與內忌其功因見脅跪不屈執而撻之竟移病歸
上即位論功遷副都御史官其後錦衣千戶雲南
土帥鳳朝文叛加兵部尚書發四省兵討之至則朝
文死難漸息因乞歸卒時謂寧王之役文定功第一
進賢令劉源清蓋誅持寧撤者尚氣好兵法後以侍
郎討大同發兵不利褫官爵今尚存故不爲詳傳云
逸史氏曰文定烈士也孤城孑然角强藩不爲動衝

强陷深至介胄之夫披馬夫江西固制帥慫慂揮
霍提其領夾之不少矣夫
陳九疇字禹學曹州人多稚客善騎射歷仕至肅州
兵備士魯番寇肅州總督彭澤遣使約和不得要領
九疇奮怒曰彭公受天子命全陝重寄不能身任利
害徒模稜劾弱宋故態何顏立天地乃勵士卒繕壘
堡招繫番諜巴思等殺之士魯番掠肅州游擊將軍
芮寧戰敗沒九疇遣奇兵襲其營却之而王瓊奏其
激變下獄　上即位尋進按察使超拜都御史撫甘
肅土魯番復入寇九疇率兵拒戰陰賂番別部內攻
挾擊大破之上捷九疇當封而瓊黨有柄事者中止
魯番流言復以報功誤逮論誣罔輸戍天下冤之凡
虜再寇九疇輒從間道入登陴睨從上射虜嚙指疑
能分身號飛將云
逸史氏曰文帝漢賢君也思頗牧而失魏尚得馮唐
言復用之嗟乎世無馮唐誰直九疇功哉
胡繼世寧子也幼讀書不大了了父亦棄之世寧調
兵至江西兵官以世寧出見繼繼曰兵素不習安能
見我父哉兵官跪請教繼乃指示進退離合勢甚詳
凡三日而世寧歸閱大異之顧官兵非能曉此者以

詰不能諱具實告世寧歎曰我有子自不識何也自是擊賊必從繼方畧世寧十不失三繼策十不失一也世寧之上寧王事繼跪曰疏入必重禍柰何父曰吾業已身許國矣疏到世寧下獄是歲繼因念父病死世寧毋獨不哭曰此子在當作賊胡氏滅矣

逸史氏曰余讀范純祐事私怪且惜之今於胡生更可悲也夫天生才未幾而遽奪之何哉

曹謙博習子史有略機揣兵事多曲中父雄立功西北破寧夏調度寔資謙焉謙從楊一清學一清家居謙遺書畧曰先生世所不可無者而又世所忌也此何時哉彼勸先生出者非愛先生者也然雄與劉瑾通姻好謙不能止瑾誅父子俱死於獄一清惜之曰謙料人則明也處人則忠也其所自料自處何哉嗚呼悲夫